

通志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五日出版
 編輯人：薛明劍、谷厲无、張國權、李揚平、孫毅先、黃晉吉、張國權、戴曰成

本期刊要目

文人與事

蜀道叢談
 紀念汪奇柏夫人及其三位寶寶
 寄給

故鄉消息

敵情報導
 東京歸來
 奴隸動員與國家總動員
 未來之江蘇（四）
 汪傀儡的偽「新國民運動」

大上海任呻吟
 敵後之蘇北
 江南前綫巡禮
 四個月之滬錫見聞
 蘇錫新鬼錄
 偽鄧見聞
 變態的張渚
 常州三日

後方同鄉團體活動

江蘇旅豫各縣同鄉聯席會議
 廣東酒家確會
 西北同鄉動態

吳稚老伉儷之淡泊

武進高氏三烈士殉國始末

5

葉秀峯	張光麟
繆中	繆
谷銀	繆章
馬啓賢	張麗仁
余敏	壽襄
承逸芬	袁仁
高挹峯	宏芬
許耕枝	黎天
朱逸芬	黎天
吳塵珍	
鄒光魯等	

所刷印新慶重者刷印會鄉同錫無門龍皇
 河口安保處新嘉坡總理

南京圖書館藏

民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要目

化學製藥廠出品

藥紗棉布廠出品

健康牌脫脂藥棉

健康牌脫脂紗布

綑帶布

救急裹傷包

防毒口罩

酊劑

浸片

注射

原藥

各藥

植物用藥

貝當草小三蒲毛除蟲
麻茴荷黃菊
母歸子香七

段佛大石子彈岸南慶重址 廠

莊平太鎮門益鷄寶 廠 分

場市生新路權民慶重處事辦慶重

奴隸動員與國家總動員

孫 機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世界大戰進入一新階段，在這新階段中：我國已不復是孤軍獨戰；但因在人力物資的動員，以至軍火生產方面，都已被侵略國搶了先着，所以這戰爭仍將是一個艱苦而長期的戰爭。同豐滿及應付清局時，作爭取勝利的準備，都開始或進一步的加緊動員工作，我國也於獨力抗戰五年以後，從精神動員演而到實力去合，實施國家總動員。同時，日寇因自身的先天不足，除對於本國國民加強壓榨以外，更在我國淪陷區作進一步敲骨吸髓的掠奪；喪盡心肝絕無廉恥的汪逆精衛，和其手下內奸傀儡，是日寇的喉使，居然於本年一月起，也高唱對日協力，煽動員新國民運動。

在關於這運動的廣播詞中，他公然要求渝昭兩地衆：

「一切一切的自由，都要收還，換上一門對日協力的自由；在大東亞戰爭中，日本已經發出了無限的力量，同時中國也必須發揮出所有的力量，才能支持這長期戰爭，否則便太對不起人。」他甚至還說：「我們不必問將來怎樣倒甘，只要問現在怎樣共苦，協力的意義是如此，精神總動員的要義亦是如此。」汪逆在敵人卵翼下所玩的花樣，先後一貫的是影戲牌子，欺騙民眾。所以在南京一樣有中央氣氛，國民政府和五院，他的新國民運動，以精神建設物質建設相標榜而歸結於總動員，其外表復模仿新生運動，一樣也有標識，而且還須宣誓；金鼎嘆曾說過，「咬人矢標，不是好狗」，汪逆這樣虛天良，越無廉恥，不相算計，好狗，拿狗來代他，實在已太裝模了狗。他這種屁話這些行動，自想欺騙不了渝昭兩地的同胞，也不值得一眼，但對於全國同胞，却有與其原來目

相反的特殊價值；尤其在中央氣氛總動員，正任實施國民總動員時期，兩相對照，足見國人以莫大的羞恥。流氓惡棍明白告訴大眾說：收起白鳥，把一切貢獻給日本，替日本，人開資物資，作殉來，這樣巨大犧牲的代價，是只許現無畏跋扈渝昭兩地同胞犧牲自己，一切以至一命，戕殺自己的弟兄，摧毀自己，宗邦，才空尋自己以至子孫永處不得翻身的奴隸地位，可說是已達到了古往今來奴隸社會的極點；和爲了爭取宗邦的自由，爭取自己以至子孫的自由，爲目的之抗戰，並爲了達到這抗戰目的，與同盟國及共同擊潰侵略國家而實施的國民總動員，適成最尖銳的對比。從這種最尖銳的對比中，我們可以覺悟，現在我們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中：如果不自動地貢獻一切力量以至生命，爲爭取自己和子孫的自由之抗戰，才將被迫犧牲一切於牢籠自己以至子孫永劫不得翻身的奴隸地位。這在全國同胞各族都應該有這警愾，尤其最有接受汪逆宰制敵人搜刮最烈的吾蘇同胞，更應有此覺悟。

在此情勢下，我們在大後方的江蘇同胞，瞻望鄰邦，對滯留敵土的戚友，固不勝其慘念之情；舉了數種建議，邦的腥羶，救助呻吟奸偽壓榨下的戚友，同時也更爲了自己和子孫的自由，必須格外積極自動的貢獻一切力量，以至應並加強國民總動員，俾能早達復蘇報敵的目的。同時，滯留故土飽受敵偽壓榨的蘇省同胞，也應迅速奮起，盡其可能、更積極地爲抗戰努力，以行動粉碎敵偽所謂對日協力的奴隸

未來之江蘇（四）

葉秀峯

江蘇礦業貧瘠可憐，然亦非完全無有，故江寧鳳凰山之鐵，徐屬之煤亦尚有名，其他磁土陶土硝之類，亦尚不乏，並有中國稀有之磷礦在東海，其附近並有水晶雲母等礦，鑛藏之為物，非人力之所可使之為豐嗇，江蘇為沖積地區，故鑛藏天然缺乏，是以江蘇之鐵無大發展之可言，以上所舉之鐵床，亦均無多大規模，然開發之道，必須視人力之所能及，惟所產既少，自不必努力提倡，因其易竭也，還有水泥事業一項，係以石灰石為原料，石灰石之鑛層，無皆廣大，平常人多不以鑛視之，所幸江蘇沿江多能造水泥之石灰岩，如已建立之龍潭江南兩水泥廠，規模均大，在總理實業計劃中，亦重視沿江石灰岩製造水泥問題，因其沿江便於運輸，又以沿江海各大都市發達建設所需水泥甚多，故此一項事業

在江蘇極可注意發展之，其生產量則可視機械力量之所能

達，充分擴大，因此種生產品並非止為江蘇需用也。

煤在江蘇生產有限，如以因應事業之發展量以為生產，則不出數十年即將竭厥，在整個國家經濟打算上，此固非可憂之事，然在江蘇人民經濟上，未嘗非一大問題，是以沿江一帶，以蘆為燃料，海邊區域，則茅草亦為重要燃料矣，惟他日長江整治後，沙洲開發，海灘開發，則燃料一事，將益使江蘇煤產不勝其負擔，為今之計，自宜充分利用前所已計及之水力發電問題，則沿淮沿運及東塘等地，必須盡量使之

有電可用，蘆草之類，如用作發電燃料，應如何改良燃燒方法，化學的或物理的，均可研究也，在積極方面，於沙丘土壤不宜其他農作物者，均應設法培植新炭用林木以為補救。電的事業，在江蘇素稱發達，戚墅堰電廠其最著者，全省電廠總數已超過一百五十家，電力達三萬瓩瓦特以上，即每縣平均數已超過兩家，蓋若干繁盛村落，均已設有電燈廠，同時若干用電力工廠，亦自有發電部分，戰後江蘇一切在長足進展中，增加用電量至每一人均有用電機會，故將增加若干小電廠，同時除戚墅堰外，南通淮安東海銅山四區必將各有大規模電廠之設置，而南京附近以首都電業之發達，尤廣被其惠：故全省將到處光明矣。

戊 關於社會事業者

江蘇以地方富足之，故樂善好施之風習遍於各處，惟在制度及方法方面當未臻盡善，故或日久弊生，或力量不足，均適初衷，故或破碎支離，所以為養育者實足以為病苦，其上者則或養成墮落習性，為社會禍根，其更為可歎者，遂有惡善改以為利，乃有善棍之名稱，其弊可想而知，弊而入於善政，亦復可憐甚矣。在機構方面，過去情形，無論養老育幼恤孤寡者各種形式無不具備，但不一定每縣而俱全有，亦有一縣而有同性質者數處，基礎大備，在方法上則各以地方性質

(四)蘇江之來求

及歷史性而不同，其規定此類事業在三民主義之社會中，乃必不爲少，要須從此已自之基礎上，必須使就三民主義之規範，然後爲大可久可予社會以實利，是以第一義：須完全改變過去之心理出發點，過去從事善政，或捐資產甚者易自以爲個人予社會以恩惠，予無告以恩惠，就此出發點以爲善政，實非正軌，今後吾人必以爲此乃社會上一種事業，人類互助之責任，其成就乃社會之福利，而非個人之善舉，一切規章，均應就此爲本，第二義：一切善政必須置於政治正軌制度內，由政府負其責任，再由人民協助，以經濟基礎，加以科學的監察，第三義：此項事業並非必須年老或無能者方足勝任，而必須以深明此種社會事業之真理者方可勝任，此外更須擴大事業範圍，對更多之社會服務計劃辦理，在整理之初，似首須以三民主義的意識健全縣地方民意機關，然後以省的力量監督協助各縣整理公產，（一切慈善事業公產自應在內）視公產數量就各縣規模環境，決定分配各種社會事業之用途，或須進而計劃增加產業或基金，關於事業本身者，均須以積極意義辦理之，就以嬰兒及孤兒之養育，務須使合於營養衛生之各種標準，對於孤寡養老，則須注意環境之優美，精神之安慰，在一般服務人員方面，須提倡真誠之服務習慣，與謹慎之態度，以建立積極之風格，目前後方各省，已有社會處之設，將來江蘇省的方面，必有社會處，然以江蘇各縣社會事業之發達，縣亦應有管理機關，並使置於縣民意機關嚴格監督之下，惟此項從事社會事業之人員，必須由黨部加以訓練，俾有健全之服務幹部。

上述事項以外，吾認爲有關地方事業之一最重要者，厥

爲風景名勝之佈置，蓋風景名勝，非從以爲遊賞之所，以轉目暢懷而已，而其深意，則在一，使人人有愛鄉土之觀念，以爲愛國觀念之基礎，二，於此中寓以審美觀念之培養，公德心之訓練，故足以使人有活潑之心情，高尚之意識，如更副以歷史事蹟之合於民族國家觀念者，乃復使人於遊賞之餘，致其崇敬，收獲尤大，吾蘇大多數都市，均有悠久歷史，蓋以抗戰以來，天涯海角，到處有可歌可泣的事實，先烈之血，主義之花，均有無上之寶貴，故戰後每縣視其區域之大小，視地形及交通，設公園若干所，每一公園內除有紀念聖國崇敬之歷史人物處所外，更須以不同方式之設計，記念每地歷史上之可崇敬人物，（不必專採設祠塑像之舊方式）每一公園之設計，須視環境，在城區者須使其多富鄉村意味，在鄉區者須注意建築物及新式設備，在省的範圍內，須劃置大公園區，如江海，湖，至少須各以萬畝計，於此類大型公園內，各附以適宜之研究機關或科學機關，如關於測候水文水產森林等類者均可，在江南太湖流域，可佈置一大公園，茅山區域揚區域連雲區域肅浦區域均可各擇所宜，不一定爲大片的，亦可以分段落的，及小區域的，連成一整體的公園，於遊憩修養方面，大小各公園中之均須有青年修憩所一所，置於省黨部青年團統一管理之下，須備有簡樸清潔設備，訂有高尚規律，於大公園區中，可加設療養院所，及普通旅行社，以低廉之收費而有衛生的便利的安憩之所，此種公園，須有適當之管理，在縣側應以法定的手續，規定關之條款，須加以訓練，俾有健全之服務幹部。

定之原則，規定範圍，在範圍之內，徵用所有私人財產，謂之於公，方便經營，並可用各縣互相競賽方法，使各得所必需之優美公共場所。

結論

以上所論，是理想，也未嘗不是可體的事實，抑或更有理想，吾人錦繡的故鄉，未來之優美，有十百倍於以上所論者，亦是可能的，以江蘇人之才智經營力，至少吾人應信戰後吾人必使江蘇之極速過於戰前，不但遠過戰前，並且於有計劃的設施之下，江蘇應有合理的興盛，不偏枯，不單弱，以為全國倡，不過今日吾人遠處異鄉，對故鄉之可愛夢寐思之，抑知將來更盛之時，其可愛更甚於前，則可以固吾國固

，益當深深思之，是國防問題之不可稍忽也，吾人應以團結一致的精神，共同向積極方面走，凡有力量，均作國家必需之貢獻，凡有心思，均作國家必需之研討，吾江蘇對國家之績效，安可限量，非僅以求蘇人自身之安適為意也，惟以上所言，係就江蘇現有範圍而言，轉後國內政治容有種種新設施，則縮小省區一議，當有重提者，江蘇原本不大，是否不再分割，固不可知，然提或劃分，以上所論，除原則部分外多就地域本質上立論，或亦大多分，而仍有可通者，秀峯於本省雖曾經歷四十餘縣，尚未能遍，見聞不廣，計議必多未周，疑毫缺漏之處，不過於思緒急切之中，聊以所知規劃，以興起鄉人建設故鄉之意味與興趣，而思緒之念，乃不加以詳文，幸勿責也。

(完)

編輯者言

大刊自創刊以來，讀者見面，到現在光已出版了五期。檢討過去，最大的缺點，是錯字太多，但在內容方面，卻以平一江比一期充實，這是我們覺得很以自豪並兼以告慰讀者的各期各編，葉惠蓀先生之「未來之江蘇」，已全部麥完，葉先生此文，內容詳瞻，以解襟舉，難過難度大的，早已有目其資，毋須編者再為附費。此外尚得特筆加以介紹的，有李紀仁先生之大上海之呻吟，榮昌珍女士的寄給和譯詩葬歌，繆中先生之「東京歸來」，文的作者，足為新民社主持人物繆斌的長子，兩公子，他們一個留學歐洲，一個肄業僑京，他們因不甘被宗邦，長成奴化教育，所以毅然背棄了他們的父親。潛行來滬；這兩文都是根據他們親身經歷耳聞目睹的描寫。張令寰先生是我方蘇州府華陰縣長，他的一江南前程巡禮，一對江南政情作了一個具體描述，而且文字舉很生動的。張令寰女士的寄給……，以書信的體裁，敘述她來滬的經過，文字既十分生動，更洋溢着青春的熱情。葬歌是一首詩，譯得極流利自然也是一首極可欣賞的佳作。在余者的消息方面，孫槐齡「奴隸對抗」，張培基「殖民地運動」，張培基的所謂新農民運動」，評斥汪祖德東道及蘇的內力運動員，極為有力。「……的蘇州」，「常州三日」，「變遷的張清」，「黃橋車站後的蘇北」，報道最近蘇常官與及蘇北的情形，當也為一段關心故鄉情形的讀者們，所喜先睹為快。余本期各稿已經整理以後，章映芬女士從上海回到重慶，這或者可說是最近從故鄉來的人，她應編者的請求，特地費了一個深夜，寫成五六千字，可惜本刊因篇幅關係，只登了一段，下期當續完。

汪傀儡的「新國民運動」

張光麟

〔戰運民語新〕偽的偽的

如果汪精衛的中國也可以分為幾個不同階段的話，那末，他現在已經走到最後，最徹底和最無恥的一個階段上了。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他不過是日寇的玩物，不喜與就掉開的一件玩具，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汪畜生却乘時而起，成了日寇十足的代理人了。日本日寇的「強化」之下，由搖尾乞憐的醜態換上一副威脅萬惡神見相，由傀儡變兒一變而為殺人魔屠手。他開始玩着一套偽「新國民運動」。企圖用這套花樣來欺騙中國人的意識和生命，把一切都奉獻給他的日本主子。

汪精衛在主觀上抱定了這樣的願望：對於日寇，肝膽塗地，不惜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的偽「新國民運動」就是這一願望的具體表現。但偽「新國民運動」一出，敵汪的窮相窮態，更加暴露無餘，敵汪總能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而徒見其心勞日拙，無可如何了。揚開偽「新國民運動」的面幕，我們就可以看到汪精衛的萬惡無恥，和日寇的空虛無館。

汪逆於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南京偽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席上，提議實行所謂「新國民運動」，當時，他不過因為國中全會開得烏煙瘴氣，太不成話，一報走狗除了爭寵吃醋，分派打架之外，根本無事可議，便提議要來一個「運動」，把「國民」的意識「新」一下，實則汪精衛的本意係對那般

一團糟的小走狗而發，並想藉以粉飾機會，掩掩醜態，麻不打算認真施行的，所以，決而不行者達兩月之久，我們知道汪精衛一生工媚薄愛，最會投機，兩年以來他在南京雖然沐猴而冠，却始終自己作不得主，只憑一旦有機可乘，好進一步為「主」盡心，以圖榮幸。去年十一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汪精衛的千載良機果然到了，日酋竟煞有介「強化」汪偽政權，汪逆則「至誠惻怛」「勞身焦思」，決計把中國獻給「大東亞戰爭」，以偽「新國民運動」去響應日寇「大東亞協力」，恬不知恥地喊出與日寇「同甘共苦」的口號。

今年元旦，汪精衛宣佈所謂「新國民運動綱要」八條，頗得日寇歡心。不久，經華北政務委員會管轄的徐州一帶移相署，更加暴露無餘，敵汪總能花樣翻新，層出不窮，而徒見其心勞日拙，無可如何了。揚開偽「新國民運動」的面幕，我們就可以看到汪精衛的萬惡無恥，和日寇的空虛無館。

自今年一月下旬起，偽政府開始推行這個「運動」，二月起開始偽「新運」的第一個階段——擴大宣傳。汪逆以下的大漢奸們，在南京城內，以汪廣播為始，一時都狂吠起來，

豫然有那麼回事體。

南京城內的居民都報以沈默和冷笑，南京城外的游擊隊則答以炸彈和槍手。

由於汪偽政權的時弱渺小，和汪逆的卑污惡劣，早已不足見信於天下，中國人不會受他的欺騙，固不待說，就是日本軍閥一旦發覺汪逆黔驥技窮，也要棄之如遺，用鞭子和大腿來對付他了。偽「新國民運動」，無疑是汪精衛賣國最後階段的標幟。

也談「精神動員」

日寇在世界戰爭中，最後必敗，乃世所公認。可是汪精衛爲日本的小勝所眩惑，相信日寇必勝，且想乘機取利，把自己的勢力擴充一下。另一方面，敵人既要抽兵南調，又須加緊對中國進行物資掠奪，便不得不借重汪逆，以爲侵略的代理人。因此，汪逆就更加忠順了。

寇曾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內心苦惱，時刻溢於言表，東條以下都爲物資缺乏的恐慌所威脅，企圖進一步使中國淪陷區徹底殖民地化，以便掠取資源，供養戰爭。敵閻對於中國被佔各領的經濟榨取，曾經指出四個原則：「爲集中於獲得戰爭所必需不可缺之物資，二爲使現地作戰軍自給自足，三爲誘導企業之協力，四爲置中國於農業重點主義之上。汪精衛則以偽「新國民運動」的「精神總動員」和「物質總動員」去迎合日閻的四大原則，滿足它的要求。

這就是偽「新運」的「歷史任務」和汪精衛的「時代使命」，爲了要明白汪精衛的「使命」，和偽「新國民運動」的真象。

我們不妨抄一點汪逆的自供。

今年二月一日，汪逆在南京廣播，題爲「新國民運動與精神總動員」，他說：「大東亞戰爭的第一天，我曾經發表

聲明，闡述這一次大東亞戰的意義，中國要與日本同甘共苦。」甚麼叫做「同甘共苦」呢？據汪逆說，就是「要對於這次

大東亞戰爭，立刻以精神總動員來擔負起這責任。用精神創造物質，去和日本協力。」汪逆又「痛心疾首」的說：「這幾年因爲創造力不夠，應當愧死！」於是，他猙獰地對淪陷區的同胞唱道：「一切的一切自由，請你們通通收起來。換上一個協力的自由。」甚麼是「協力的自由呢？」汪逆解釋道：

在大東亞戰爭中，日本已經發出了無限的力量，同時也希望中國發出力量，必須這樣纔能支持長期戰爭。協力的自由，就是幫助日本的自由，日本是要中國協力的，我們用不着顧慮。」汪精衛所「顧慮」者是「力量」不夠，他有多少力量呢？談到這裏，他「實在寒心」，這幾年來，他「只有墮落的自由，只有腐敗的自由，一切經濟建設，都無從說起。」因此，

「日本的輿論常有責備的話」，即他認爲日本的責備，是「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覺得「太對不起人了。」

於是，他「天良發現」，痛哭起來，接着，他橫暴的對淪陷區同胞狂喊道：「我們……在大東亞的長期戰爭中，不必問將來怎樣同甘，只要問現在怎樣共苦，協力的意義是如此……精神總動員的要義亦是如此。」汪精衛的這一段自供，比日寇的狂吠還要兇暴而無恥，日寇有時還吞吞吐吐，拿

叫中國老百姓跟日寇「共苦」，和日寇「在大東亞戰爭中協力」！替日本軍開當砲灰。所以，汪逆的結論是「實行新國民運動」，以精神總動員來協力大東亞戰爭。」換句話說，是中國人去給日寇替死，跟日寇同歸於盡！

汪精衛忘了被恐嚇着的一羣，都是與日寇及汪逆不共戴天的仇敵，不是日寇的順民，更不是汪家班的奴才走狗！

羣狗亂吠

偽「新國民運動」以「精神建設」和「物質建設」相標榜，其最終目標，已如上述，是出賣民族，斷送中國，至少是使淪陷區更加深殖民地化。現在，我們再就南京羣狗的狂吠聲中，進一步來分析所謂「精神建設」和「物質建設」的真像。

汪家班羣狗近來盛倡「新精神」之說，何謂「新精神」？據偽中宣部副部長郭逆秀峯的解釋，就是「實行和平建國國策」，同時協力共存共榮的新東亞新秩序的建設」的一精辟」。據偽外交部長褚逆民誼的解釋，就是「犧牲一切，供給戰爭需要，積極的立刻實行與日本人聯肩作戰，或者出我們所有幫助日本作戰。只有共苦，莫問同甘」的「精神」！褚逆說：「我們對於日本軍隊的勝利，還能單以朋友態度視之嗎？所以，戰爭慟動之際，主席（即汪逆）便確立了與日本同甘苦共憂樂的國策。」由此可知，汪逆們提倡的「新精神」，乃是百分之二百的賣國精神和亡國精神，用不着再闡述了。

逆賊們妄想把這種賣國亡國的精神，強迫灌輸到每個滬陷的同胞們身上去，叫大家都變成奴隸順民，跟汪精衛一道去賣國亡國。經記小走狗沈逸凡認為偽組織倡導的「精神建

設」，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和重慶作政治邏輯的鬥爭」，「使抗戰理論崩潰」。第二步是偽「和平運動的現階段」，要「統一國民意識」，「恢復和鞏固心理建設」，「達到全面和平的完成」，已整個的向日寇出賣、投降。汪逆們的一貫理論是「和平」，「反共」，「共存共榮」。再加上現在的「協力」和「莫問同甘，只問共苦」，而以「清鄉」的屠殺手段去壓迫民衆接受他們的認識，建設「新國民精神」。但是不幸得很，非但汪城的「統一國民意識」沒有成功，就是他的「邏輯鬥爭」也完全失敗了！滬陷區同胞的意識思想，始終被抗戰理論控制着，沒有歪曲。當汪精衛高喊「日本勝利」的時候，許多偽軍的首腦却因倭國被炸而紛紛派代表到××××的國軍部隊來「掛號」（即隨時可以反正，事先來接洽的意思。）其餘民衆更可想而知了。褚民誼很喪氣的說：民衆的思想「太錯誤，太龐雜了」，因為他們都「反對和平運動」，「不諒解」汪逆的「苦心孤詣」！

爲了適應日寇的經濟掠取陰謀及所謂「農業重點主義」，偽組織頒佈了「農業改進方案」，完全依照敵人「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原則，企圖把滬陷區農業加以改組。偽「新國民運動」的「物質建設」也標出兩個口號：「增加出產」，「消費節約」。汪逆說：「要有『力』，才能『協』，否則『連跟日本協力都是不能的』！」所以，要「增產節約」。

敵人的「農業重點主義」一提出，經糧食管理委員會委員長蔡逆培便馬上響應道：「沒有工業品還可以生活，沒有農業便一天也過不去。那末，第一步還是先求農業的發展。」偽實業部部長梅逆思平也隨而喊出「糧食增產」的口號。然則

敵偽合作「清鄉」的結果，「關於農具，肥料，耕牛等等，農村都感到缺乏，有些地方，人人都快要餓死了！」（梅述思平語）。由此可知，敵偽的「增產」完全是幻想，敵偽只能增加死亡，談不到「物質建設」！渝陷區農村在殖民地化的過程中，除了加速崩潰，一切所謂「建設」都是騙人的。

汪逆們看到「現今日本國內對於一切日用物品，都統制販賣，中午無酒，一星期無一天有肉」（偽中央大學校長樊道仲雲語），看到「日本每一個國民的消費，真是壓制到無可再限制，節約到無可再節約。」（蔡逆培語），於是覺得自己「真不勝朋友」，便也要「節約」了。樊道仲雲對渝陷區的青年大聲吆喝：「青年人要吃苦，吃苦乃是本分。」蔡逆培高喊道：「大家要少吃一頓飯，少穿一件衣！」不幸狗們事先未作商議，登場道白，各盡各自的，民衆的苦況竟為另一個漢奸說了出來——周逆魯昌道：「我們有些地方（指渝陷區），人民窮苦到吃樹皮，草根，吃土，生活到如此地步，實在無可再節儉了！」另外據偽民國日報所載，南京一地即有無衣無食的赤貧之家三萬餘戶，計十二萬餘人。當今南京的物價指數地較戰前，已經升到百分之七十左右。這三萬餘赤貧之家，除了餓死，那裏還有路可走呢！然而南京的大大小小漢奸還是擁抱着「墮落的自由，腐敗的自由」，在享受，在荒淫！

這就是汪精衛的「精神建設」和「物質建設」，是偽「新國民運動」的「新」理想。

爭風的醜劇

汪精衛一生充滿了竊賊行徑，最會盜用名器，歪曲真理，假借聖潔的外衣去掩飾骯髒的醜態。如偽「新國民運動」原是不倫不類，非驥非馬的東西，他却擅敢倡言三民主義，此稱亡國運動的「基礎」，妄想偷天換日，掩蓋天下人的耳目。又如「新運」二字常常見諸偽報，這也分明是竊用新生活運動的音節，以圖魚目混珠，自欺欺人。汪逆們儘量誣蔑新生活運動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因為禮義廉恥和國防建設的主張不針對汪逆的傷疤，但偽「新國民運動」的外表和形式，處處依據葫蘆，摩皆模仿制書，如偽「新運」亦有所謂「標幟」，「服裝」「宣誓」，等等。不過，據偽民國日報宣佈：偽標幟常常被人丟進毛坑，宣誓者都是被偽發用鎗桿子押着去的。

北方的漢奸們看見偽「新國民運動」大吹大擂，不由醋澗橫生，眼內發火。褚太極解釋「新國民」三字的時候，盜用了舊經唐詩篇上的「作新民」；說「新國民運動」就是「新民運動」。北偽「新民會」的負責人聽了甚為不滿，在偽新民報上大加譏諷，認為「新民運動」乃是他們的專利。今年二月，偽華北政委會籌備的徐州一帶被日軍壓迫移歸汪逆勢力範圍，偽蘇北新民會被迫撤退，北平漢奸更為震怒，偽新民會中央宣傳局長陳逆率半以爲汪逆的「新國民運動」分明要跟「新民會」爭寵，眼看汪逆一時大紅轉紫，連徐州也被他「強化」而去，便不由怒目而視，毫不客氣的說「新國民運動」是偽「新民會」早已提出了的，并早已在「華北」實行了。有一天，陳逆在北平廣播道：「本會（偽新民會，下同）於去年六月……爲了理想的統一，社會運動的展開起見，當時曾經提出斯民運動即是新國民運動的口號」去年八月，本會……

會對此意旨有所說明，當時各報曾經刊載，諸君或許還能記憶。去年九月，本會會田等內高級幹部共同商擬三十一年度的工作基本方針，這個基本方針共分五項，而第五項的標題即為新國民運動，當這會內裁決以後，立即通令各地方總會遵照法案。去年十月……并經會內決定自三十一年度起，積極進行新國民運動。到了去年十一月間，南京中國國民黨舉行四中全會，汪……亦提出新國民運動的議案，然而華

無錫輔仁中學

籌組旅渝校友會

無錫輔仁中學旅渝校友，緣於該校同學先後來內地服務或求學者，為數日多，為求連絡感情，促進友誼，特發起籌組校友會。業經五月十日下午二時假重慶兩路口社會服務處舉行，一改茶聚，到會者廿餘人，濟濟一堂，情殊融洽，廣問討論籌組於該校友會並希望其組各地同様組織，即席擇定各縣市負責通訊人員，積極征求校友參加，茲錄負責通訊人及地址如次：重慶——楊柳武 上溝寺中國銀行儲蓄部 王鎮鄂 李子均 正街十四號中央銀行電訊房 吳達昇 歐陽山國立上海醫學院
成都——楊興業 洗滌街血清廠 昆明——王庭輝
交通部國際電台 舒易——湯朝東 郵政儲匯局
柳州——趙文翰 郵政局文書組
中央銀行電台 蘭州——孫鶴 蘭州省政府秘書室

北早已注意到這件了。」（引自偽「新民報」）此中醜惡之處，憤恨之深，不難於字裏行間，證會到。

褚太極看到這段話非常生氣，他在上海對人說：「這算什麼！誰先揚名還不是一樣，反正替日本人辦事嘛！」

話雖如此，但自從「徐州掉在水裏」（即由王韓唐移交汪精衛，王汪差一水旁，故北方漢奸說徐州掉在水裏去了。）南北楚狗們的明爭暗鬥是更厲害了。

（董建魁）

美 藝 鋼 器 公 司
造 兼 專 保 大 小 銀 箱
鋼 锯 鋼 鍋 保 純 銀 箱
鐵 木 灶 極 宗 銀 箱
工 機 引 機 廠 造 製 所 登
母 機 器 程
嘴岩紅橘龍化 號九六一路西側

報導

東京歸來

(上)

七

10

儘管日本軍閥天天在喊着「日支親善」「共存共榮」「解放亞洲」等等動聽的口號，企圖掩蓋他們所進行着的戰爭的侵略性，還是蓋不了事實，瞞不了日本老百姓的耳目。儘管日本軍閥天天在宣傳着「海外雄飛」的帝國主義思想，還是消滅不了日本老百姓的正義感。

有一天當我坐了環城電車走過新橋驛的時候，聞進來一個大喊大叫的醉漢。本來醉鬼在日本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的事情，但是他却引起了全車的注意。他口口聲聲喊着「將介石偉大」。將委員長在日人的心目中是一個敵國的領袖，這怎能不使全車震驚呢？起初我也覺得奇怪，以為他的神經太錯亂了，但是往後細細一想這豈不是平日抑壓着的正義感與對蔣委員長衷心的愛佩在醉後的真實的吐露呢？

我有一個敬愛的表叔，在二年半前因為忍不住了在敵都所受的種種精神上的苦悶而先我脫離了敵偽的繩綆。在他離開東京前不久會與他的兩個日本朋友作過一幕激烈的辯論，那時我也在傍邊。我表叔引用了敵人在華北統治的實況，在各城鄉的暴行，揭發了敵人的真實目的所在而駁斥了敵人的「日支親善論」與「共存共榮」論的虛偽，並揭露了在華北自命為「親日」的諸漢奸的卑鄙行為，與民衆的內心的反日心理而證實了：「親日」的漢奸是在幹着違背中國民族利益的勾當，他是日本軍閥的走狗，嘴裏喊着「中日親善」而實

際上却在越益助長着民族滅的仇恨。那兩個日本人含懷着中國親善的高尚目的來過中國，現知我表叔所講的是真實。他們二人深深地同情了他的渴欲返歸自由祖國的志願。他們以為我表叔的返歸祖國後的奮鬥是為了愛祖國爲了維護人類的正義，爲了打倒日軍閥，而打倒日本軍閥呢却是將來中日兩民族真正親善的先決條件，所以他們就竟慷慨解囊幫助了川資！而他們中的一個還是這次曾到中國來打過三年仗受過四次傷的呢！這事使我深深地感動，也使我更明瞭：我們所進行的解放戰爭並不是單爲了我們自己的一個民族而我們的努力也並不是單爲了我們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日本軍閥已進行了五年的瘋狂的侵略戰爭是壓得日本人民透不過氣來的重擔，敵國現在的資缺乏與其民衆生活難的情況已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我在就日常所見的來說一說。

食是人們生活一天也缺不得的大事，但是日本的民衆却在過着半飢餓式的生活。日本自從看到德帝國主義在歐戰初期的勝利以後就對他的「雞兒」氣服得五體投地，於是各種制度也都模仿起他的大哥來。「配給制」就是其中之一。現在日本民衆的一切食物：米、肉、魚、以至於油、鹽、醬醃糖、無一不是計口授糧而受到嚴格的限制。而所限制的數量又是那麼少，以致精壯的男子總是長年的吃不飽。不唯家

如此，飯店菜館也是嚴格的受着限制，你要想油一油嘴的話，那麼非走兩家飯店不能吃得飽，而且你的食慾這總是滿足不了的。要吃肉沒有，要吃蛋沒有，所吃得到的只有老到嚼不動，腥氣得難以入口的鯨魚肉而已！而市場上呢？則不唯肉蛋沒有，罐頭食品也沒有，而尤可奇者在產魚的島國日本居然連魚類也感不足！（聽說是爲了運輸力不足與汽油缺乏致影響了乘了汽船捕捉的遠洋漁業）我還記得在去年青黃不接的時期還吃过一度攤麥子的飯，而這種飯到新米上市後還是在各處的飯館裏吃得到！啊！日本軍閥的犧牲品，日本軍閥鐵蹄下的民衆是已經個個營養不足了！

衣服也是要配給的，而好容易獲得的衣料質地呢又都是人造絲的綵品，叫他們靠了極端不牢的一點點的料子怎能滿足他們實際生活的所需呢？現在他們偶然買到了棉織的布則希罕得了不得似的對人誇耀地說：「這是『純棉』！這是『純棉』！」毛織物則根本談不到了。橡皮鞋已絕跡於市場，而皮鞋則多爲豬皮，鯨魚皮所做的一代用品」。啊！爲了窮百姓連衣服都沒得穿，皮鞋都沒有着了！

住的方面雖然因爲有老房子可住，還比較問題不嚴重一些，但新的建築物是看不到了，即使在打仗前造了一半的房子也都擋着在他！

行的方面則車輛不足已成嚴重問題。燒汽油的汽車當然早已絕跡，即使火車的運輸也感到極端的不夠，這影響到物資的調節，而發生了甲地某物用不了乙地極感不足的現象。

日本民衆的娛樂旅行則當然早已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日本人民生活這樣的困難叫他們怎能不怨恨戰爭呢？

日本民衆厭戰的情緒我也親遇到不少的實例。有一次我去拜訪一位校中的先生，得以見到他八十多歲的祖母。她聽說我是留學生是外國來的，就帶着欣羨的口氣問道：「貴國大概不像我們一樣，沒有戰爭吧！你們真是福氣！」這位老太太知識的簡陋固然可笑，可是她對戰爭的厭惡的情緒却在真實地吐露着啊！

自從徵兵年齡的限度擴大以後在同學裏年齡稍長的就有很多在被徵之列，於是不得不親身領略吹得價天響的「武士道」精神。敵人對外宣傳總是說：「我們日本人都有一種武士道精神，所以父母妻子對受徵入伍的兵士都是不但沒有兒女情長的情形，反而覺得光榮，要含笑歡送他們出征呢！」但是事實呢？我在同學間所見到的却是相反，他們聽到了徵兵要徵到自己頭上來的消息後，回家抱了母親相互痛哭的也有，頹喪到課都上的也有，拚命喝的也有，總算因而自殺的還沒有聽到過。在我國只有聽到學生自動投軍的而敵國的學生却竟如此！這原因固然一半由於怕死，但對侵略性戰爭的發生厭惡又豈不是其主要原因呢？我又想起當我住了一個圓部旁邊所見的一幕了。我眼看着一個個精壯的農夫、工人、市民送進去受訓，又眼看着一小包一小包的白骨由親人含淚從圓部裏領出來！你想常看了這種情景怎麼會不厭惡戰爭呢？日本軍閥覺得最可怕的就當一個兵士發出：「我們的犧牲是爲了什麼？」的問題的時候。

日本的民衆是厭戰的，可是軍閥呢？我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不久聽到過一個少壯軍閥的講演。

他光說了英美如何如何的同他們作對，如何如何的阻礙

了他們的「解決事變」英美是如何的可恨，於是把英美的實力與日本的實力作一個對比。他說：「現在敵我的力量是五比五，在日俄戰時以二比八的實力對比猶能克敵，在五比五的今日為何反而躊躇呢？我們的實力是一天一天的稍耗下去，英美的力量是在一天一天的增長起來，既然日美間的衝突，不可避免，那末為什麼不趁早就動手呢？我晚動手則於敵越有利於我越不利，趁早的手已是二般的呼吸了」。從這個少壯軍閥的口中我們明白的看出，陳日出的挑撥完全是冒險的舉動，就活像一只被困的野獸在手頭之時的瘋狂一樣。他們自己地實力的對比是五比一，就是說勝負是有把握的。

，但是越往後於他們越不利，所以就不得不抗，不得不冒險，這就是日本軍閥內心的悲哀。

據說以上日本的老百姓因為對侵略性戰爭的不感興趣，故渺視沒有前途，已經極度的厭戰了。然該軍閥既已是長途而大的冒險上日本民眾的確是對於屢遭無等於怨苦的好百姓，可是他們也非「人」，決不受人所不適的壓迫與榨取。我相信日本軍閥這種漫無止境的壓迫必會引起日本民眾的忿怒的火出頭的爆發。

江蘇旅陝同鄉會成立

西安訊、江蘇旅陝同鄉會本年六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時，假西安民衆教育館舉行會長大會，到各機關代表及會員等四百餘人。首由宋裕路宋文厚等會務狀況及經濟情形，旋由各機關代表相繼致詞，並擇頒證書，並電領袖暨某職司令長於總司全體工作嘉獎，並電慰故鄉同胞。最後選舉吳敬之、卓兆龍、王燧、經春先、唐昌吉、唐忍安、鵠岐、李亦人、包子俊、陸君毅、嚴、夏泰平、周伯昂、金闡生、褚蓬仙等十五人選舉執行委員，附念廬、陳懷如、顧新聲、郭季通、瞿冠英、陳九如、姜渭輪等七人為候補執行委員；羅禾久、顧希平、王寶慶、汗奇柏、王揆一、金頌昌、蔡季平、胡抱一、東雲章等九人當選為監察委員，李健偉、黃寒潭、廖兆駿、蔣廣蓀、李潤等五人為候補監察委員。至六時餘禮成散會。

**內科專門
醫師 薛映暉**

診所重慶鵝街口 呂德公司二樓
門診上午九時起 下午二時止

專製各種機用皮帶

廠 重慶菜園壩絲廠巷七號

故鄉情報

大上海的呻吟（上）

榮紀仁

東亞新春秋開幕
後人受享
一
種苦難——封鎖——失業——
糧食恐慌——
幾項新城——玉米——跑鐵路
網——火站局——搶零食——
小團體——
一個預言——經濟——後金主
人外要隙——列寧——上——
錢的初回——轉身——沒錢——
津浦漢口的總東西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傍晚，該報
上載着羅斯福總統向日皇致最後通牒及
條件的電訊。我和友人們都樂且讚美是
不會立刻知悉，終晚，烈的空襲一直
到大家都感疲倦，自動退出戰場，辨
論才終止，不成真為結論的結論是，
請看明天的報。

日美必戰論者的我，懷着興奮的心情。
雖然躺在床上，却翻來覆去的睡不

着。我以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必然僅
是時令問題，於是推測着時期，地點戰
況，以及上海的租界問題，學校問題，
時計迅速地追逐着思潮而前進，十二點
，一點，二點，三點過了，一念着八點
請到學校裏去，才勉強的放寬了心，
埋頭睡去。這沒有睡熟，便聽到浦東方
面傳來斷續的叫關槍聲，砲聲，越來越

緊，接着又聽得幾聲宏大的爆炸聲，以
爲必是我方遊擊隊進襲還擊，但女槍炮
委船，開始撞擊自己。我驚醒。

是早晨了，報紙照例送來，報販說
這是最後一版的報了，然而所載的仍
是晚報上那些消息，儘管中報上有幾行
摘要新聞，說是在四時左右，浦東有槍
砲聲，詳情待訪。隔了半晌，通上海
五六十家道言，只有大美晚報道白報告
以深沉的語調，請聽衆於「默待之時」，
且靜默，欣賞音樂」。於是驟然的以

接，二連三的親戚朋友，電話報告，日
美開戰的消息，家中打來電話說：已有
「大日本海陸軍在瀕區最高司令部」來
信說，處此「非常時期」，「暫挂原狀」，
「照常工作」。股票掮客也來報告在無
線電中收到香港新嘉坡馬尼刺開島珍珠
打電話來說：浦口中日艦砲轟英美艦隻
，日本海軍陸戰隊已至浦江登陸，陸
軍侵入外白渡橋天后宮橋等處下令巡捕
警察商團不得抗拒，以免衝突。太平洋
的戰爭，是被挑撥了，與鄙夷的日本
軍團挑了最後一批的砲灰，以閃避的
姿態，開始撞擊自己。

舊的進行曲，自由之神在叮噹着全上海的中國人，英美人，以及收聽大美晚報廣播電台的其他被侵略國的人們「別忘了她，她不久一定會重來的，」這便是自由之神爲了戰略上迫不得已而暫離上海時告別的一幕。從此以後，（以前外僑是自由的我們亦掠了他們偷度了九年半自由的生活）禁令，統制管理，搜查，封鎖，拘捕，集中營，酷刑掃蕩了上海租界中的自由。但是它却深深地潛入了全上海數十國籍四百萬人口的心中，夜闌人靜的時候開了短波收音機聽着萬里外的重慶倫敦舊金山紐約華盛頓的廣播，在以前極少有人會如此幹，因爲還沒有持論公正的報紙，在發表，自由的言論與新聞，現在卻不得不這樣辦了。於是宣戰宣言戰局的開展，領袖們的哲論，報章上的社評美國軍火的加速生產，切爭取全球人類自由的新聞，照舊傳遍了全上海，對抗那些荒謬的「報道部」，無恥的「漢奸報紙」，大小達好的「廣播演講」。

八日以後，十一起首幾天當然一切都很混亂而且報館被封閉，電台受控，僅是憑一些在外邊跑來跑去的人的傳布些不甚確實的消息而已。幾天以後，報上，（英文大美晚報等相繼復刊，取締反日論調爲復刊主要條件，而中美日報等則被永久封閉，據說會通緝其負責人）即有長篇的文告等出現，除了「安民」佈告以外，日軍並下令沒收及管理交戰國各種產業，如銀行工廠棧房等同時更加緊了物資的榨取，由「切亞院」出面統制一切，自五金，鋼鐵，各種礦物，汽油，柴油，桐油，以至棉毛紡織原料及製成品，藥品，及醫藥器材，無綫電器材，以至於紙張等，無不在統制之列，正是名目繁多，不勝舉。而且「如有不遵令，擅自買賣或遷移者，均須軍法從事」。總而言之，一切物資均須「呈報」而後由「興亞院」處置，公共租界是完全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涉租界雖沒有正式開軍隊進來，然而施政亦一如公共租界，聽命於「日本海陸軍租界區最高級長官」。接着而來的是，交戰國外僑的登記，領取新「護照」，「活動分子」嫌疑的外僑，都集中到外灘西老匯路等大公寓中，請他們在「高等

傳布些不甚確實的消息而已。幾天以後，報上，（英文大美晚報等相繼復刊，取締反日論調爲復刊主要條件，而中美日報等則被永久封閉，據說會通緝其負責人）即有長篇的文告等出現，除了「安民」佈告以外，日軍並下令沒收及管理交戰國各種產業，如銀行工廠棧房等同時更加緊了物資的榨取，由「切亞院」出面統制一切，自五金，鋼鐵，各種礦物，汽油，柴油，桐油，以至棉毛紡織原料及製成品，藥品，及醫藥器材，無綫電器材，以至於紙張等，無不在統制之列，正是名目繁多，不勝舉。而且「如有不遵令，擅自買賣或遷移者，均須軍法從事」。總而言之，一切物資均須「呈報」而後由「興亞院」處置，公共租界是完全在日本人掌握之中，涉租界雖沒有正式開軍隊進來，然而施政亦一如公共租界，聽命於「日本海陸軍租界區最高級長官」。接着而來的是，交戰國外僑的登記，領取新「護照」，「活動分子」嫌疑的外僑，都集中到外灘西老匯路等大公寓中，請他們在「高等

傳布些不甚確實的消息而已。據說還要他們寫悔過書，譏諷以前「驕誤」的思想與行動。武器要登記，摩托車也要登記，於是槍械子彈一律交給日軍「保管」，汽車機器腳踏車被征發以後更下令藉口食糧問題，強迫各非戰時工業停工，遣散工人，由工部局出面頒發回鄉證。此外爲了哨崗時遭襲擊，奸逆時常伏誅，於是兩租界「當局」聯合發出通告，以後絕對不准於界內發生類似之政治仇殺行動，否則須懲治該區之巨頭名流。並無限期定期封鎖。以待交出兇手，但亦並未見效。日軍遂假手租界當局在滬西，南市，公共租界內；（法租界例外的平靜）更進一步的清查戶口。四月中，公共租界「保甲」已編組完成，成立了聯保主任區，並組織自警團，由每戶中抽一年自十八至四十五歲之男子，每星期輪值兩班，每班三小時，立於指定之地區或崗位中，負責該區恐怖事件報警追緝「兇手」之責，並且舉行數次演習，以考測自警團之「成績」據宣傳中稱，「尚孚衆望」。每一里巷口更設警鐘，一有警報，他們立即封閉，以待警務人員到來協助追緝兇手。當我們五月初離開上海時，法租界當局亦聲稱界內戶

據說還要他們寫悔過書，譏諷以前「驕誤」的思想與行動。武器要登記，摩托車也要登記，於是槍械子彈一律交給日軍「保管」，汽車機器腳踏車被征發以後更下令藉口食糧問題，強迫各非戰時工業停工，遣散工人，由工部局出面頒發回鄉證。此外爲了哨崗時遭襲擊，奸逆時常伏誅，於是兩租界「當局」聯合發出通告，以後絕對不准於界內發生類似之政治仇殺行動，否則須懲治該區之巨頭名流。並無限期定期封鎖。以待交出兇手，但亦並未見效。日軍遂假手租界當局在滬西，南市，公共租界內；（法租界例外的平靜）更進一步的清查戶口。四月中，公共租界「保甲」已編組完成，成立了聯保主任區，並組織自警團，由每戶中抽一年自十八至四十五歲之男子，每星期輪值兩班，每班三小時，立於指定之地區或崗位中，負責該區恐怖事件報警追緝「兇手」之責，並且舉行數次演習，以考測自警團之「成績」據宣傳中稱，「尚孚衆望」。每一里巷口更設警鐘，一有警報，他們立即封閉，以待警務人員到來協助追緝兇手。當我們五月初離開上海時，法租界當局亦聲稱界內戶

日調查大致就緒，月內當可發給戶口證，這一步當然是實行所謂「自警團」，以防「匪徒」了，這些便是孤島淪陷後「官方」的「新猷」。

全上海四百萬人口，所最感苦痛的就是糧食，職業，及封鎖三大問題。封鎖還是小焉者也，大眾的心理，只希望多打死他幾個敵奸，給他們一個眼前報。本屬少麻煩一些自然更好，即使被封鎖在裏面，多受些痛苦，也還能聊以自慰的說，畢竟拚了他們一個，我們人多，總拚得過他們。一解除封鎖，立刻就會有人說，封鎖有~~用~~，我最後驚天，沒有人說，封鎖有~~用~~，我最後驚天，

沒有飯吃喝白開水，省得老婆拖我去抗宣傳中的「仁政」。

其次，職業問題却來得十分嚴重，交戰國的產業，既均被沒收或歸軍事管理，公司洋行又收束業務，再加上非軍事工業被迫解散停工，（並且間接的受了原料及製成品大都要向「興亞院」申請

呈報等麻煩手續的影響）進出口行等業務全部停頓，英商公共汽車停駛出差汽車如雲飛等完全停業。車輛亦被征發，電車減少班頭。及其他事業之緊縮及插成千疊萬的工人，職員，書記，秘書，跑街，司機，自由從業者，經紀人，從工廠碼頭，洋行，銀行，報關行，百貨業，公用事業，交易所中，摔了出來，除了領了一部分的遣散費解散費或者特別酬勞外，其他空無所有。是有家可歸的，捲了鋪蓋回家去，有志氣的鄉下川資內地來，更有半數以上一向漂浮在外，靠自己單槍獨馬掙錢糊口的人，根本無家可歸，不得不依舊擠在上海，勉強度生。於是年青力壯的擠在平羅隊中去「乾米」，二天乾到一兩次，把價格提到一元一升轉讓與他人，自己喫六谷粉，（苞米）或者穿了有隻或夾層的衣裳，跑鐵絲網，走私米，或者受有錢或有勢的自營園的臨時雇用，代他們站崗。或者站在茶食糕點店前面，等買了點心水果的顧客出門時候，搶來果腹。爲了些微食物，在逃過程中爲車輛撞死的鏟故路屍大都用蘆葦捲裹，且有擋資路側，亦屢有所聞。有些小販，或者解

散費領得多一點的，秉物價飛漲的時候，小事囤積，什麼萬金油，八卦丹，阿司匹靈，金鷄納霜，糖精，肥皂，洋火，洋燭，洋油，縫針等，搶個一空，甚至於在這些貨物買不到的時，就登分類廣告征求，（申報新聞報的分類廣告以前至多半小頁，現在日出一張半或兩大張，佔了廣告篇幅的一半以上。可想而知小國積家的聲勢浩大了。雖然時勢造英雄，三百六十行以外，產生了乾米，販私米，代站崗，搶糧食，小國積等幾項半失業的職業，但仍還有一大部份的老弱，無法營生，徘徊街頭等人家發善心，佈施一些，然而但大多數人都自顧不暇而且救世軍被解散了，沒有白飯可領。於是在去年十二月本年一二三數月的冬天中，併合了「東亞新秩序」的研究——白頭鬼，紅丸鬼和雅片鬼，爭向餓死凍死之路前進，路警報告從每天五六十人，普善山莊等慈善機關因連百六十三人。普善山莊等慈善機關因連屍車無油停駛，改用板車收去掩埋。但人因爲人力不敷分配，棺木不易覓到，

個月內，共計掩埋成人兒童嬰孩的路屍近萬人，其中以嬰孩為最多。另有人曾告訴我，有一產婦將出生未及一月之嬰孩丟棄，以減輕其失業丈夫之負擔，而自己能加入覓米之行列。此外因失業無法購米，而一家自殺者，報上亦時有所聞。日寇宣傳中的太平洋戰爭，「東亞洲人聯合起來打倒英美侵略」的聖戰，「東亞新紀元上光明的第一頁」，「建設東亞新秩序」，必謂排斥英美侵略的根據地，剷除英美惡勢力」，在這赤魔播「東亞已踏上了新秩序」的第一階段，然而英美人被迫交出租界行政權（工部局總董已由日人岡本擔任）以後的上海，在短短時間中，已清除了這樣一個殖民地。並可以推測到上海以外的「佔領區」，香港新加坡，馬尼拉荷印，緬甸、印度等處的新秩序，「新紀元上光明的第一頁」了。

在我南走之前有一回同華潤潤三個月以後的上海情形，他說：那時有錢的人也要排了隊在街上買米，買油，沒有錢的人，同樣排了隊，在街上餓莩路屍

堆前，等佈施，等買到的人走過時搶他的東西喫，全上海的人都陳列在街上，於是「皇軍」。罵「警」們可以到你家裏去要什麼，就拿什麼，「征發」一空，甚而至於暫借貴公館小憩，可以當却不少麻煩。我很相信這預言有十二分實現的可能性，不知道我離開了上海以後，「東亞新秩序」的「領導者」，有沒有更進一步的「王道政治」，來加速達到這目標。

第三個問題——糧食，更為嚴重。早在太平洋戰爭之前，尚寃短缺，運輸困難，工部局已規定半額辦法，並費力的收歸國戶。並且大批平稅，自動變賣，聯合走私，故國米尚有徵量輸入。租界米售五天，每人限購三升，每升售價為元三，香港新加坡，馬尼拉荷印，緬甸、印度等地之列的華潤士若們，在如何「享受」日寇的「東亞新秩序」「新紀元上光明的第一頁」了。

在我南走之前有一回同華潤潤三個月以後的上海情形，他說：那時有錢的人也要排了隊在街上買米，買油，沒有錢的人，同樣排了隊，在街上餓莩路屍。在黎明之前即起，（以前有隔夜都坐在米店前搶頭牌的，後來被禁止，只准早晨起等候）。飽餐一頓，（如果可能的話，同時還有大量洋粉與少數洋米，然而大洋戰事一開展，工部局所定准米數十萬担，既擋在香海西貢，當然是被截留暫供軍用了，上海各處亦被封閉，堆存浦東棧內的稻谷被視為禁物，候輪裝到日本之前僅供軍需，洋米既無來源，同時運船絡绎不絕，米價進入租界，以遂其強直統轄的旨意，於是貴賤兼騰，平羅米由三升均元三角而漲至每升二元九角，苞米（玉蜀黍）每升售價一元八角，而且每星期限購四天，路中自由運米，以二升為限，每袋半升，僅為以前的十分之一，每袋自每包八十元，每升至百五十元左右。（上海市自古黑市價也）租界內因運輸受限制，另星每包須有六七十元，大批羅百四十元可買到，然而被人告發，就驅逐或充公。米每担要四五百元以外，國米較洋米高一百元，然而這些僅是大概而已。有錢是一種問題，而買得到與否又是一另外一個問題。如果你要買米的話，遇到每星期中規定的準糧日期一三四六四天，那你一定要在黎明之前即起，（以前有隔夜都坐在米店前搶頭牌的，後來被禁止，只准早

話）然後牽了全家人到那昨天問好有米出售的米店前去排在長長的行列中，（以前男女不分，因有女子老嫗孩子被擒傷打死，故分成兩行）。等到九時左右，有巡捕走來，拿了粉筆在你臂上寫號頭，（大多每隔十幾個人空一二號，以便他的親戚朋友來拔號，或夥同同伴來舞弊。你如果不識相而去盤問他的時候，他只要手拿拉鉗便永遠插不進隊伍裏去，只好去守龍梢。）終於米店排門打開了兩三格，掛起一塊板來，上面寫着今天到米拾包，多一些是二十包，下面一行小字是「糲一千號甚至兩千號」。你對一對號，圓果在裏面或是差不多，便可以放下心等下去，差到太遠，自己知趣，回去休息，或者有勇氣，到處去打聽，另外可有別的米店在下半天開始售米，再去擣一下。假使你運氣好，列入號頭之中，你要以極大的忍耐心去等待着，一步一步的挨上去，直到靠近你前面一個人買到了米，離開米店的時候爲止，也許你不消一毫時就可買到熟飯通常總要至半小時，甚至五小時，那就要很難熬，你要趁着擺攤的時間，那樣很難，但要趁着擺攤的時間，那樣很難。

熬得住冷，你要擋得住飢與渴，烈日，雨雪，忍受巡捕的鞭打，前後的怒罵，否則退出了陣線以前的一翻「事業」，便要付之東流，無所取償。你咬緊了牙關挺到底，最後勝利才是你的。這最後勝利的成果僅是一升米，你提了這升米，跑出了米店前的鐵絲網時，一天的會戰才算終了。假使沒有流氓來搶的話，你便可以回到家中去集合你的家屬，計算你一家的總結果與收穫。

然而有了米，僅是解決了你最底限度的難關，柴爿、煤球、油、糖、鹽或是米油，或者蔬菜菜梗以及和在米中同食的山芋，苞米粉，或者其他雜糧，如大豆赤豆豌豆等，（光是喫白米飯或粥是很可惜的，並且成本也太大），缺了一項仍是夠麻煩的一件事。甚至使你當晚還來不及享受當天所擣出來的成績。

我家中十位家庭教師就算了他夫人乳到了米，而來不及買油鹽菜蔬，因此告貸了一袋麵粉（以供日常）時之需。柴爿不可以買在上海用的人家並不多，然而最近却爲了電灶煤氣煤等燃料，都發生問題，採用電的大家，逐漸增多，但四鄉來源都並不增多。所以每

担雜糧要賣到十元以上，而且水分極多，搜購的人更多，柴行等大多隨到隨售，並無存貨。煤球每担要價二十元，（平價價格），但最高級的，每噸須售千元之外，劣等的泥煤，亦需數百元左右，平價煤球僅售廿元。豈不嘔盡煤球廠幾年來積下的「血本」，於是他們——煤球廠的老闆們想盡各種手法以資「補救」，以酬應來惠顧之雅誼，而且煤球的品質，還降低的不多。此外門市每次暫以半擔爲限，你要買半担煤球通常也就要排了隊去買，電話購貨，另加送力。一元兩元的零賣各月，只好等「本日煤球」售完牌子掛出來，大家散了之後，再去「換另號」，這些拾掇的零頭，如果數一數，當然不會比以前一塊錢能買的雞蛋多。

整聽的豆角，因爲被運證問題，只好偷運。另售店在每斤八元的時候，大多掛出牌子，每人限購二元。所以你要到熟飯通常總要至半小時，甚至五小時，那樣很難熬，你要趁着擺攤的時間，那樣很難，但要趁着擺攤的時間，那樣很難。

時，豆油每斤已漲到拾元，豬油倒反而每斤要便宜一元。糖鹽醬油雜糧菜蔬買起來雖還不需要挑揀，但價格大都較太李洋宣酒前漲了三倍，而且價幅量也都有漲得很快，使人百多而用得衣櫥省一些，就得每天要跑遍米油鹽。

精磨店、糖廈、鹽場、油庫、米庫

、漆庫而習之，喫在上海，供應量極減，北健兒以消耗之彈藥，易破爛之槍枝

越漲價格越來越高，最後的夢多心當然

是要把住在上海的人統統挑在各商店鋪面前，變更的為着喫飯而「擇處轉」了。

中央之接濟，僅恃機關運送之法幣及陸上秘密軍械部隊輸送之少量彈藥。我蘇北健兒以消耗之彈藥，易破爛之槍枝可以與敵火器利之武器相周旋，堅忍作戰，終立勝門，奮若壯烈，可以熟見。

二、保安部隊忠勇衛國

敵後之蘇北

龐壽峯

◆◆◆◆◆ 鐵血搏鬥愈演愈烈 ◆◆◆◆◆

蘇北

堅貞報國必信必忠

抗戰以前，隸爲省政府之蘇省保安部隊，固江蘇在地域上爲全國對敵之前線，故平時編組訓練之實力相當勁強。抗戰開始以後，該支保安團隊之精銳部份，被全部奉命補充於第4師，調赴前線作戰。另一部仍則編入駐守蘇北之第4軍，加以訓練。敵人陷徐州後，轉用兵力於徐州一帶，不顧向我進攻。我留守蘇北部隊，乘而馳援沿江之師，而調防徐屬之東奔西驅，迄無喘息，以適時應戰，故戰鬥能力雖未能臻於十分健全，但愈戰愈勇，愈練愈堅之精神，深獲當局之嘉許。

第三、李逆長江觀顏附敵

蘇北從地理上言，南臨長江，北貫淮海，西界津浦，東臨大海，地位適足，以牽制蘇北敵軍之左翼，控制華中敵軍之主要交通據點，故在整個戰局上，若我軍在蘇北方面保有適當之力量，大足以威脅敵人之行動及其交通之安全。所惜全境爲平原地區，雖有河流交叉，而無山嶺起伏，足以掩護游擊部隊之出沒。

少數敵人之來犯，予其擊滅，如有大量敵人進攻，則無險可守，抵抗較爲困難。敵人在未下淮陰前，爲解除側翼威脅計，不斷以旅團以上之軍隊，輔以飛機與砲隊，向我連續進攻，直至我們

軍主力相繼於連雲瀋及睢甯諸役受挫，逐次撤退，其兵力於西進，其原故，即緣深知我留守蘇北敵後軍力之可虞，而自我軍主力自徐州轉進後，蘇北健兒所獲之補給線，即形隔絕，當時蘇北健兒所獲之

躬親履任，請蔣德勤氏代行職務。省府設在淮陰，即戰勝之始，以安撫委定人心，整頓全省武力為中心，主要方針，旋徐州淪陷，敵人曾攻淮陰，省府遷至興化，蔣氏在內外阻隔敵人四圍之中，奮力主持各政，進行中央政令，籌措，納糧，動員民衆，頗為國，舉世欽仰。初期各項措施，尚能順利推進，迨黃橋事變發生，李逆竝紅軍部附敵，一切政令之推進，遂受重大影響。

黃橋戰役以前，蘇北省府之實力，陳就以兩年半改編之正規軍

各游擊部隊編以整理，成為十個常備旅。屬於蘇魯豫皖邊區游擊隊者，亦尚有若干縱隊，各縣常備隊或爲旅或爲團

，重要城市雖被敵人佔據，各縣鄉鎮均在我軍控制之下。蘇北地帶未經淪陷者

，計有五縣，敵人竊踞城市，始終未敢到達蘇北，每年照例雖有兩次掃蕩

，事先必集合數千人，始敢出動，而我方鮮見敵人之蠢動，每次戰役皆能以適當之配合，予敵人以有力之打擊。其著

者，如東北境之宿遷、睢寧、宿遷、灌雲、新沂，均無敵甚，奉寧等處各縣縣政之推

行，一如往昔，雖在敵人控制區域之人

民，亦多秘密來桂政府完納田賦，司法

機關亦可派人民往職人控制區域票傳賞事，人鑑庭質訊。在二十八年九月廿日，省屬十二個縱隊旅，大半被敵人於對敵

及對匪之各次戰役。

豫皖游擊隊總指揮部所屬各縱隊，除陳忠陸二縱隊外，其餘各部由副指揮李長江統率，不遺李逆於二十九年十月越蕭江逃難，不棄李逆於二十九年十一月越蕭

附道行其邊際中粮部與駐鄉間，被敵圍

攻，敵人狂烈殉職之餘隊遂被殲滅。

總指揮李明揚，則率部在泰州鄉間奮勇遇

旋於敵匪之間，在李逆附敵之後，敵人

集合長江南北各部隊，圍攻興化，我軍

浴血奮戰五晝夜，終因外無援軍，內缺

食糧，於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二日退駐淮

四、奸偽匪軍乘隙而入

在敵人圍攻興化之前二月，匪軍集

中冬為進攻興化，曹甸、高郵，連戰七晝夜，匪軍屢敗次猛衝，我軍亦屢次還擊

，結果匪軍死傷八千餘人，不支潰退，由是不敢輕於來犯，我軍亦獲有相當之

時間整頓部隊。三十年秋，七箇專員王殿卿率領兩團，進駐泗陽，匪軍先依其

精銳之獨創旅猛攻不退，乃調動粵南皖東蘇北各部匪眾之合計有七八之衆，圍攻六晝夜，終以彈盡援絕，我軍乃奉命撤退。

在西方面之因接近豫方，且地方武力又較雄厚，情況尚平靖。各縣縣政府之雖處於整重顛簸之中，但仍不斷報告營廬，其省政府之聯絡，固均有無線電台之設，輪流啟用，均尚順利。我蘇北一片自由大地，使無李逆長江之樹敵肆偽之乘隙而起，則此敵後根據地之前途，正未可限也。

五、匪偽滋長南北合流

蘇北軍在淮蘇之滋長，可分為兩個時期，在黃橋戰役前為匪部側翼擴張

時期。其據點有三：一為新四軍羅炳輝部，由安徽侵入六合儀寧，一為X路軍彭明治張愛萍等部，由山西侵入徐西。

一為新四軍魯文蔚部，在泰州鄉間逐漸擴展。至黃橋戰役之後，此三部即聯為一氣，組織上亦經劃一，共編為四個師，由陳毅為軍長，從事政治對接與財富之榨取。

建炳輝部初期活動于蘇皖兩省之邊

區，其侵入蘇境區域不大，故為害亦輕。彭明治襲受洋等都駐在徐西，該區各縣，自徐州淪陷，即與省府失去聯絡不久，賊軍乘機侵入逐漸吸收徐州會戰時敗喪潰留下之槍枝，當時省府即予以適備之佈置，至淮陰失陷，省府遷往興化，遂有糧長莫久之感。黃橋戰役發生後，省府軍隊調往泰州以前作戰，被擊倒由徐西向東南侵入，以興新、寧相應。

匪軍在蘇北發展，其關係較大者，

譬如李逆長江懷善集志，一味此種。匪軍是還在江北確得立足地，繼之江南方面匪軍亦北竄合流變成黃揚之役，蘇北局勢，由是為之不變。

六、局勢開展端賴接濟

江南前線巡禮

張銘震

(江蘇溧陽通訊) 去年八月裏，我拋下了在江南招手的綠櫻樹，悄悄地踏上這久別了時「江南前線」。當我回到這「江南前線」的時候，我心頭便感覺着有一種異樣的空氣，在慰貼着我的周身，使我興奮愉快，這是使我興奮愉快的空氣，決不是過去的江南的「綺麗」與「溫柔」所構成，我深深地體味到，今日的江南，絕對不是無聊詩人筆裏取作題材的江南了。

(江蘇溧陽通訊) 去年八月裏，我拋下了在江南招手的綠櫻樹，悄悄地踏上這久別了時「江南前線」。當我回到這「江南前線」的時候，我心頭便感覺着有一種異樣的空氣，在慰貼着我的周身，使我興奮愉快，這是使我興奮愉快的空氣，決不是過去的江南的「綺麗」與「溫柔」所構成，我深深地體味到，今日的江南，絕對不是無聊詩人筆裏取作題材的江南了。

而且鼓動了每一種江南人的心靈。五個年頭的英勇抗戰，已鍛鍊得「江南前線」像鐵一般的堅強，在祖國的前哨，正與敵人作殊死的鬪爭了。

江南，緣於地位的關係，當抗戰序幕剛剛揭開的時候，他便懷受了敵人最猛烈的蹂躪，抗戰四年丁未廿之九的江南，已沉淪在敵人的宰割下，今日所說的「江南前線」，便是這樣餘的江

蘇為管文蔚部。管部之滋生，初僅三四百人，在泰州戴家橋一帶活動，受李逆能自動向政府完糧納稅，服從中央，凡已及乎。省府曾促請指揮部加以進剿，備受當地人民之譴責。匪軍未竄據以前，固不免有小部人民，受其實傳，被其煽惑，但一旦事實證明，莫不悔悟。現在匪區之人民，對於匪為種種徵收民槍搜括民財，強索民糧燒殺民房等等罪行，憤慨已極，均在盼切圖軍之反攻。七區專員王殿華，曾一度率部開赴泗陽，為築圩征集民佚三千，結果民衆應召而至者達四千餘人，並自動捐獻小麥三百餘石。沐陽縣長湯木安率小部隊向匪域進剿，附近民衆，聞風響應，攜械來歸者達千人之多。凡此均足以證明敵後蘇北對于中央信仰之堅且切，故目前蘇北的敵後工作之最大要點，在于開闢補給路線，源源接濟彈械。蘇北雖已大部分淪陷，但人心思漢既如上述，且所有地方武力，亦尚在艱苦奮鬥，以待外援。候前方反攻，得與中央軍恢復聯繫，民衆齊心戮力，內外夾擊敵，撲滅敵，指日可期。願吾後方數百萬江蘇同胞共謀圖之，則不然全予望之矣。

南十分之一的土地，也便是敵人時常襲犯的一角，可是已是四年了。唯終於只是在強固的堡壘以外徘徊！圖為「江南前線」幾年來有着賢明英勇的軍政領袖冷將軍在指揮，有著奮勇的士兵，忠義的同胞在鬥爭。一方面不斷地打擊敵人；而另一方面卻促進了政治，經濟文化各部門的急劇底進步。

在宜興的××鎮，便是「江南前線」的第一道門戶，在這個鎮的東北約一華里的地方，便有着鬼子的巢穴，在時常森然駭聽，但我前線將士，從來沒有客遇過他們血肉的犧牲。敵人一次又一次地竄擾，除却使我前線將士熱血飛奔外，其餘便沒有什麼代價可得，至多，在老百姓的屋宇上多留一些彈痕吧了！

最近，鼎山（屬宜興縣）附近的堅戰，更給予敵人一個重創，「棄甲而逃」，很足以形容敵寇這一次慘敗的狼狽；不是嗎？接在這麼戰後的一幕，便是在××地舉行的「戰利品展覽會」。正是下午三點鐘的時光，記着踏進那人頭擁擠而情況異常沉鬱肅穆的會場，我很驚奇，但不到十秒鐘後，我醒悟了，不是嗎？那一個血紅的太陽旗會沉

重你脈搏的跳動，記得當年敵寇為要達到使這面太陽旗飄揚在我大江南，曾經毀滅了我大江南多少的生命財產，于今，太陽旗倒臥在我聖潔的「江南前線」了！

迫擊砲，重機槍，步槍，子彈都已喪失他的英姿，長到三尺左右的指揮刀，也失落了牠的威武，鋼盔，皮鞋都已失却了溫柔過牠底主人，靜悄悄地躺在那裏，這一切便是怒吼中的「江南前線」的軍事成果，也便是收復我大江南的序幕。

記得敵寇炮火剛剛飛濺到江南的時候，一般負責檢查出入口同志大多數是不負責任的，但幾年來的教訓，已錚錚其餘便沒有什麼代價可得，至多，在老百姓的屋宇上多留一些彈痕吧了！

第一次歐戰時，英國檢查員曾在一個旅客的「梳子」的齒子上，查出了洩漏英國軍事秘密的密電碼，這足見西洋間牒的厲害，與檢查員的精明。今日的江南前線的檢查工作，雖沒有這末驚人的傑作，但是使奸宄不能施其技倆，已經確確實實的做到。

江南行政機構，被敵寇破壞無餘，直到二十八年由冷將軍的重新整部逐漸恢復，但究竟距離敵人太近，所以困難特別的多，幸而，冷將軍具備堅苦卓絕的精神，一方面謀土地的恢復，一方面更致力於政治的進展，數年來，我江南前線的各項行政組織，非但多能恢復舊觀，並已有了飛速的進步，因為大時代的洪爐，真如一具龐大的引擎，各縣的行政機構，真如組成引擎的一種小機件，假如說一個引擎的別種機件都是挺新的，而還有一件機件是挺舊的，那當然是絕對配合不上的，所以江南前線為我控制的溧陽，宜興，高淳，溧水各縣的行政機構，都能緊隨着時代的巨輪。民衆的動員，已能切實做到，國民抗敵團隊，已能發揮他的實效，最近各縣的鄉鎮

人的教訓便然吧！

保甲長及壯丁的訓練，更奠定了江南的行政基礎，我們相信，這一個偉大的訓練的效果，可說是百倍於承平時代，因為前線的濃烈的火藥氣味，是替代了當局向他們說明了訓練的目的與意義，他們發覺在敵人槍林彈雨中接近這種訓練，是何等感得緊張而光榮呵！

敵人的飛機大砲，只好摧殘了我們一些物質的建築，我們的文化，是永遠在飛躍着，這一個定論，在江南前線很可以找到許多證明。

在幾個繁榮的市鎮上面，常有受到敵機侵襲的危險，所以學校都疏散到鄉村去了，離開××鎮不到一華里的地方，有着一個石頭砌成的燒石灰用的大窖，裏面是四五方丈的空隙，兩面有門可以出入，遠遠的望去，真好像是是一座堡壘，雄大得很！

但是，這個堡壘——石灰窖，自從抗戰爆發後，就不燒石灰，而於去年的某一個時候，便成為××小學的一個教室了；直到現在，天天有四五十個六歲到七八歲的天真的孩子活躍在裏面，在教師的指導下，他們讀書游息，壯嚴的歌聲從窖洞裏傳播去，更覺得宏亮萬倍。

從這裏路過的行人，都會被他吸引住一個相當的時候，知識低的老百姓看了，他們除搖頭嘆息曰今孩子們讀書是不比從前舒服之外，便覺得讀書這回事太神聖了，看看這羣小孩子，竟也如此強悍——努力讀書，這在有些知識的人看來，這個窑洞的確成了中華民族的堡壘，創造新中國的工場，在今日江南前線，這種「堡壘小學」真多着哩，他們的設備很簡單，但精神，（不論教師學生）却異常的振奮，這是象徵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與光明，凡是在江南前線作巡邏的人，都會有這個信念。

在江南前線，在那裏舉拳擦掌，準備為復興大江南時一獻身手。這

門士外，更有一支勁旅，在那裏奮鬥了江南青年教育史上，可以說是對時代舉以冷校長這一次的徹底實行軍事訓練，這一個問題，如何收容得下呢？省黨部爲了這一個問題，於是舉辦了一個「青年工讀團」，一方面以資救濟失學青年，一方面並可促進生產增強抗戰力量，現在已在溧水××地開始工作了，裏面容納着數百個青年夥伴，他們有時讀書，有時工作，精神都很愉快，而他們教學要業務，便是繁殖與畜牧，這種工讀制度，將來的收效必然是宏大的。

江南前線的精神食糧，的確趕不上後方各地，但是所謂「前線」此時常發生急劇的變動的，而文化事業的推動，是非靠印刷不可，但印刷所的設立，常常使從事文化事業的人感到最大的困難。

江蘇省立第五臨時中學，是今日江南前線的最高學府，她在一個幽靜的山林中，在冷校長的領導下，一切都逐步

萬里故鄉歸

(上)

章映芬

爲了不得不回去的私事，我雖戰冒險到渝陷了的故鄉去走了一趟，自從三月十六搭便車離渝由西南經金華返申錫，直到前天七月廿一日我由西北經成都抵渝，整整四個月零五天的時間，九千八百餘華里的旅途，萬里故鄉來，歷知故鄉事，許多親友滿懷着憶故鄉的熱情，向我探聽故鄉的消息，以及萬里跋涉的遭遇，我連復蘇之急趕作報告。

一、我的來去旅程

去的時候，金華可行，我是這樣走法的。重慶（汽車）
—貴陽（汽車）—廣西（京城江）—桂林（火車）—衡陽（汽車）
—瀘潭（火車）—金華（火車）—安華（人力車）—諸暨（步行過
封鎖線）—蕭山（渡江）—杭州（火車）—上海（火車）—無
錫

我們一行數人，爲了歸心如箭，遠速趕路，計共走了十三天，四月十八晚安抵上海，我在家住了五天，廿三返錫。

當我在故鄉陪侍外祖母，（她在暮年帶領並教養我，是我生平最敬愛的人，去冬因病臥床，不能行動。今年已是九十三歲了）。住了一個月而不得不離開時，浙東戰事嚴重，杭州已不能再走，五月廿三我到了上海，廿五我就隨西北之伴動身離滬回來的走法如下：

上海火車—南京火車—安徽蚌埠步行過封鎖線—河濱輪
兩輪小架車—界首汽車—洛陽火車—靈寶汽車—東泉店火車
—鶴寶汽車—成都飛機—重慶

許多人問我這問題，這裏我抄下二段信，或者比

我五月廿五晚離上海，六月十五晨抵寶雞，只走了十九天，在寶雞因候車住半月，六月廿九搭便車動身，七月五日抵蓉，因候飛機住半月，廿二日飛渝，自申返渝計共五十六天，而在途所需，實祇廿天左右。

當我去的時候，正是春光明媚，桃李爭放，滿山的花，

遍野的草，自重慶到貴陽一段，公路雖險，而景色如畫，人

頗興致勃勃，以後却越來越壞，路越難而心緒越不安，直到

遇封鎖線，幾乎要悔此一行，回來時情形却全相反，忍氣吞

聲，做了一個多月亡國奴、遭氣頹喪，全不留意到故鄉的山

明水秀，像逃難似的由蚌埠逃出了渝陷區，自蚌埠到河沿，

自河沿到界首，沿途的苦十倍於回去時，有時步行七八十里

，有時小車拖幾十里，吃的是粗餉稀飯，宿的是農小村破莊，

白天在薰風撲面，赤日當空下走着，晚上滿處的臭蟲跳蚤，

使你整夜難成眠，終算苦極了，但是漸漸的路固然越走越好

，人却越走越有希望，越走越快樂，特別過洛陽寶雞，到了

成都重慶，看到後方生氣勃勃的一切，就忘了所有悲苦，而

憂鬱人又活過來了。我們一行廿餘人，其中有二位七十歲的老頭子，十一歲的小妹妹，以他們的老弱竟連病都沒生，安

抵目的地！我盼望傳消息給渝陷區受不住亡國痛而想出來的

同胞，雖然苦之路却是通的！而且像抗戰一樣，越走越有希

望，終抵目的地，我們自申至寶雞費用是每人一千五百元。

二、我們怎樣通過封鎖線

—

較詳細而真切些。

「蕭山城在敵人手裏，離城四五里的諸暨却在我軍手中，那兩城之間的四五十里地帶是普通所稱三不管地，而也是大家都可以管的地，因為敵人既時有時可來，我軍也有時可去，而士兵也可借游擊隊之名，出沒其間。那裏的居民不再有任

何保障，雖然表面平靜冷落的村莊中，依然有農夫在耕種，漁舟在往來，却不再是安居樂業，像領我們路的鄉人告訴我們的，『這不過是沒法走開的依戀田地的人，偷生度日，時時拼着敵人會來，逃走或死在敵人手裏的念頭，但也還比在城中當亡國奴好些！』我們一行五人在金華由中國旅行社的介紹，一位蕭山商人的太太帶我們走，趁小車，坐小船，趁滑竿，由諸暨到蕭山，離城廿里的鄉下，在一個呂才莊的鄉紳家住下，在那裏出了幾百元運動費，住着等了五天，由我們過蕭山城鄉之間的幾個檢查站，並送我們到杭州車站，他們設法在蕭山城中弄到一張鄉下的良民證，然後出了一筆小費，由呂家的主人代請一位蕭山特務機關中的特務員，送

沿路燒紙，（買路錢）順利而過，決無困難，只是東西不能帶，所以我們每人裝着普通鄉民，穿着青布衫，手提布包一個，送

獨見錫泥之月偶四

毒人打腳踢，致鄉下人大哭喊叫，而往來人却只做不知，恨怒都無用處，我第二次流下淚來，別人連忙拉我衣角，我趕緊悄悄而過，我一時熬不住流下淚來，別人連忙拉我衣角，我趕緊裝灰沙迷眼，擦着眼睛前走。待一進城我們在一小店前捉住一個鄉人，那人跪地哀求，說：『我這人如若寒蟬，渡江到杭州雖來我時然，我們被者，恨一幾事，休趕

我們已經沒一個提起要遊西湖亡國的江山，誰還想賞心遊覽，一過封鎖線我們已經是亡國奴了！』這是去時過封鎖線的情形，那時浙東已壞嚴重，我渡江第二天錢塘江就封鎖了。

……現在我又經過蚌埠的封鎖線，歸到自由之區，當地公安局特務員及檢查站憲佐，（檢查站的中國兵）打了招呼，廿八晨我們就分了二批出城，第一批是我領頭，居然順利通過，敵兵正在缺口洗臉，憲佐路加詢問，即示意我們迅速過去，第二批據說受檢查

，麻煩，但亦人物安渡。當日我們都宿在離城廿里的西趙家，第二天打早由西趙家的主人趙先生僱人挑着行李陪我們步行過三不管地，這裏怕的是土匪以及非正式的游擊隊，我們步都穿着青布衫包着頭，全體行李都改成包，三三兩兩的在成片的麥田裏過。這裏也像所有三不管的封鎖線一樣，敵人有可能到，自己軍隊也可能來，而土匪更時時出沒，遇到自己軍隊當然最好，遇到土匪，行李倒響，如果遇到敵人，就有性命之憂，所以雖然割麥時節，天空叫着快耕鳥，金黃色的在橋上列隊候檢查，只似不知不覺，他們已輕慣了：我們過路人，在自有的後方，現在才親看到亡國奴的可憐景象，大驚失色，知道愛莫能助，多管就要惹禍，只得聽着慘叫，悄悄而過，我一時熬不住流下淚來，別人連忙拉我衣角，我趕緊裝灰沙迷眼，擦着眼睛前走。待一進城我們在一小店前捉住一個鄉人，那人跪地哀求，說：『我這人如若寒蟬，渡江到杭州雖來我時然，我們被者，恨一幾事，休趕

那現動那些在無比，不時的說：『現在我們回來了，現在我們自由了，我們看見自己的軍隊了，給你們檢查是多麼快樂啊！』這話使檢查的弟兄們也感動萬分，親切地說着安慰的話，

偽都見聞

繆 宏

戰後我一直在淪陷區內，不過到南京去，却是前年歲尾的事。在北平所見到的都是些腐敗而老朽的舊官僚，傲慢而可憎的日本人。南京呢？所見的都是些無恥的鬼物，還有更凶惡鬼子，種種事情。醜史却聽到的更多，鑽營搜刮，勾心鬥角，爭權奪利，況是你會想到的紀錄，雖然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東西，但是這些都是正確的材料：

汪逆精衛在起初以為自己和王逆（克敏）梁逆（鴻志）是絕然不同的，他自命為淪陷區人民的救主，而且想把黨政軍權集於一身，過一過獨裁癮，慣一下他的宿願，可是出乎他意外的是頭上綁的繩子，越來越緊了，無論影佐機關，軍部，大使館，興亞院，甚而於憲兵隊，都能够直接的命令他，例如去年蘇北成立了蘇北行營，主任是臧逆卓，轄蘇北十六縣，當影佐提出該議時，汪於四十分鐘內未發一語，但總拗不過影佐，終於依命照辦，而且華北五省非待遲

聽命，採取單獨行動，反而時常于「汪政府」以，難堪雖然汪曾兩度北飛，但「華北政務委員會」的行動却依然如故。至於他自己手下呢？又是黨派紛歧，各有軍隊，各有噓囁，最糟的是各有日本人生後台。例如：維新系實力派汪逆援道緊握住他的綏靖軍，汪曾一度要解他的軍權，但枉賭氣向上海一走後，他的後台立刻代他擰腰，汪無法，只能馬上改委他為「第一方面軍」總司令，試想不是汪的吉系軍隊，如何能調度指揮？而從內地一起逃出去的周逆佛海呢？已經兼了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兩個要職了，還心有不足，周派噓囁？而從內地一起逃出去的周逆佛海呢？

溫逆宗堯，陳逆羣，任逆援道稱「維新派」佔二院二部，軍械的監察院，溫的後之「時局討論委員會」梁逆鴻志，溫逆宗堯，陳逆羣，任逆援道稱「維新派」佔二院二部，軍械的監察院，溫的司法院，陳的內政部任的海軍部及第六方商軍（仍舊保持「維新政府」實力，褚逆民誼，林逆柏生，陳逆君毅，陳逆耀祖的「汪公館派」佔二部，一委員會，一省（褚的外交部，林的宣傳部陳君慧的經濟委員會（按陳共有本兼二十六職之多，其他職位均不詳）陳耀祖的廣東省）李逆士羣自成一派，手下因有「特工」，及「清鄉委員會」勢力亦自不弱，此外什麼「青年黨」、「國家社會黨」，「汪記舞台」中周系共佔去一院，三

部，社會運動委員會。梅的書畫部，丁之交通部，羅的邊疆委員會，周學昌的南京市。）次長階級，亦多周派。丁達默材最初會被周梅排斥，最近丁始向周投誠，李逆士羣在自成一派以前本為周系噓囁之一，周梅為制丁開，所以竭力提拔，李羽翼已成後乃說離周梅，周梅援道都被他揭發。其次是陳逆公博的「巴組派」，汪自比貝當，陳派噓囁亦

「社會民主黨」等箇簡直數不過來，各派互相詆譖，醜史紛傳，而且各派所爭之物，不外為權為利，五光十色，烏煙瘴氣，汪自己縱想把這台戲做得像樣些，也怎奈他手底下的一班人不爭氣，何時最使汪痛心而且感到絕望的還是日本人的不信任他，另在蘇州成立了一個偽組織，以歐大慶為首，徵發傳單，發聲宣言，自稱「國民軍」係「受人民之委託而成立」；並儘量吸收「汪組織」幹部，薪金都以「日軍裏」計，因此往就的人很多，精不得意的都被吸收過去，汪在「中央政治會議」上報告：「

……現在和平一時還不能夠實現，既然他們（日人）急於要解決寧漢，那末讓他們另外去試試也好。」這裡聊以解嘲的話，也已經足徵汪的可憐了。種種不如意事，種種失望的事以及喪心的這種都竭力地折磨着汪，據他的副官講汪宅中的花瓶碟，時常被擰在地下，作為洩忿的犧牲品。

至於歐大慶他本在偽組織內任「中山縣長」，被汪撤職，因他善於逢承日本人，所以日人便他另組政府，變因汪的面子上太過不去，遂改稱「軍政府」稱

「國民軍」，其中內幕情形，則不詳。

當夜全數為拘禁于胥橋華經之宅內翌晨經過簡單的訊問，即分審等判決：第一等二十餘人，立即斬決，據傳周靜嘯亦在其中；第二等八十餘人當時執行槍斃，在獄內；第三等緩決，候調查後再行處理；第四等開釋；大抵第一二等均係名位勢力較低，及出不起巨額運動費的人，第三四等則或係在敵偽方面，名位較高，帶有靠山，如張桐聞已交保釋放，或盜賊錢糧多能納巨賄的。這一運動的結果確

蘇錫新鬼錄

奸偽對日協力口號下的犧牲者

無錫被斬殺廿餘人槍斃八十餘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汪偽組織為取媚日寇，計，在對日協力的口號下，一面驅迫滬寧同胞對日「貢獻一切」，替日造作炮灰；同時更以嚴刑峻法，威脅各地民衆使其就範。三月中旬，江

蘇偽省長李逆士率土在蘇錫一帶，突然發動澄清胡璣協力動員的惡劣份子運動，先在蘇州大舉逮捕了數百人，偽縣長亦被扣留分別斬殺監禁勒款開釋。繼復帶同特務人員及偽軍多人，乘專車抵錫，依照先期製定的黑名單，逮捕了三百

多人。其對象據傳共分四種：一是貪官污吏，二是土豪劣紳，三是閭閻居奇的奸商，四是地痞流氓。無錫偽公安局長文文光，當場被捕，但兩小時後即行釋放。此外被捕者，有偽立法委員張桐，偽新錫報記者周靜嘯及楊仲濤等，大半均為依附敵偽，在地方橫行作惡之徒。

當夜全數為拘禁于胥橋華經之宅內翌晨經過簡單的訊問，即分審等判決：第一等二十餘人，立即斬決，據傳周靜嘯亦在其中；第二等八十餘人當時執行槍斃，在獄內；第三等緩決，候調查後再行處理；第四等開釋；大抵第一二等均係名位勢力較低，及出不起巨額運動費的人，第三四等則或係在敵偽方面，名位較高，帶有靠山，如張桐聞已交保釋放，或盜賊錢糧多能納巨賄的。這一運動的結果確

替蘇錫肅清了一小部份的惡勢力。據一般人的推測，他們的動機，第一是殺箠

給給猴狽看看，讓一般與敵偽無關係的商民知道，有地位和勢力的人不積極擁

護對日協力鴉片，還要殺頭槍斃，你們

如果敢積極或消極的反抗，自然更不容

情。第二是藉斬殺一部分擾害民衆的小官紳小商人，表示偽組織確能服及民間

痛苦，藉以欺騙民衆，收拾人心。第三，李逆士羣這一般傀儡，良心最黑，手段最辣，貪錢也最厲害，借這運動便可向有錢的貪官污吏，附逆巨商，乘機敲詐。所以，蘇錫兩地的黑名单中，凡李逆認爲是肥豬的幾乎都包括在內；而這些肥豬被擒後，經簡單的審訊，沒有一個無被斬殺或槍斃的。第四，是向主子討好，表示在太平洋戰爭逐步緊張，敵人已感精疲力竭之際，他們正在對協力。

動員作最大的努力，藉以報帳邀功。但這些自然只能騙騙早已患了失心瘋的用他們作傀儡的日本人，絕對欺騙不了淪陷區的同胞們。李逆士羣自身便是一個他會很乾脆的公開向人說：「什麼叫作中日和平？這不過是一堆騙人的把戲，我來要這把戲！」不過想弄幾個錢，圖一個後半世的享受罷了。我在這三四月中，已弄了三千萬。即使日本立刻失敗下

來也可到任何一個外國去逍遙半世」。憑這樣一個人，要想來欺騙民衆收拾人，自然只會起相反的作用。至於恐懼，人所週知，貪污狠毒無惡不作的好逆，他會很乾脆的公開向人說：「什麼叫作中日和平？這不過是一堆騙人的把戲，我來要這把戲！」不過想弄幾個錢，圖一個後半世的享受罷了。我在這三四月中，已弄了三千萬。即使日本立刻失敗下

來也可到任何一個外國去逍遙半世」。憑這樣一個人，要想來欺騙民衆收拾人，自然只會起相反的作用。至於恐懼，人所週知，貪污狠毒無惡不作的好逆，他會很乾脆的公開向人說：「什麼叫作中日和平？這不過是一堆騙人的把戲，我來要這把戲！」不過想弄幾個錢，圖一個後半世的享受罷了。我在這三四月中，已弄了三千萬。即使日本立刻失敗下

變態的張渚

銀天

(張渚通訊)三條半里長的街道，四條曲折的橫街，無論是早晨還是黃昏，來來往往的人擁擠得像早晨一樣：一担粗一捆細的由苦力從航船貨潮流水一般，布疋、棉紗、藥物、海味……搬起來，毛竹、木炭、松板、竹竿……一批批的望航船裏裝下去。築船貨潮流滿了櫃台，銀樓老闆笑顔逐開，樂擠兩樓，

會豐，十幾盞汽油燈照耀如同白晝，煤油一斤，也不計較。反正一個黃昏可收入一千多元。旅館一條街上十多家，下午三點鐘已掛上「客滿」的粉筆牌，裏面住的多是自贛湘東湖南的大商人。三年前給鬼子燒燬了房子的本地人，每間旅館里商人都面露喜色，希望顧客臨門，只開半扇門，銀樓老闆笑顔逐開，樂擠兩樓，

人設法：如果拿不回來，要損失七十多萬！」四開的江南日報、八開的江蘇日報，已經是四日前的消息，治梅毒的廣告擠在一起。在這裏的濶人真的鎮靜，熙攘往來，宛如昇平的世界，一點也看不出聲響。打到谷里，又有一個世界，這里每一個人都是新中國的戰士，他們從個體上，都有了新的意識。打到晚在山谷裏殺敵，他們身體，他們從早山，有光明，有希望。

常州二日

谷 翳

常善良，每天都是她替我們端菜盛飯。有一天她忽然問道：

「什麼時候我們中國可以把日本打走呢？東洋人真是壞透了，不管怎樣，還是中國人對中國人好。先生，你當過兵吧？」

第五章 第二節 舊聞

（上海通訊）通過溧武公路，我們到

了茅山的淺船的山谷，在最高的一座山峯上，那兒是一個很大的大鎮，上面駐滿了日本兵，我隨着X軍的主力部隊，就從山麓下面走過，日本的哨兵自然是

看得清清楚楚的，有時他們朝着我們打了幾下冷槍，可是X軍却毫不猶豫地仍舊從那山下走過去了。然後，我們到了句容，這兒離開南京很近，再向南走便是

金壇和常州，這就是帶金色的肩章的日本將軍們所苦心經營的「梅花橋」區。

倭軍的主力部隊，就在這裏，多次把日本的龐大的軍團給擊潰了。

那時正是過新年的時候，我敢穿便衣到了常州，因為幾日來「謠風」很盛，民間傳說着X軍有數萬大軍要通過日本，已經封鎖了的京滬鐵路線，於是敵人和僞軍都大大驚慌起來，所有的交通線都

告說：

「先生，鐵路上都把鐵絲網架設起

來了，前面無論如何是不能走的！」

顯然這消息證明是事實了，我一面

很高興，一面又覺焦灼。不得已就在鄉下暫時住下了下來。一個鄉民把我引到直溪橋日本駐軍的地方，那兒據說是「模範良民區」。

日本人對於這一帶的鄉民似乎很放心，他們以為我在那兒也一定很安全。「良民區」的鄉長和區長，都對我很客氣。另外還有兩個朋友，我們三個人同住在一個鄉民的家裏，每天吃喝

得也很好。後來鄉長送來幾包書，諸如《三國志》、《粉蝶樓》、《西廂記》之類，這些書很減消了我們一些寂寞。有時也和鄉民談談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殘暴情形。其實在日本人認為的「良民」，並非是那末「馴良」的，在刺刀之下，他們只得暫時低下頭來，然而何時他們會經忘記自己仍是中國人呢？

我們住的那家人家，有三個弟兄，

老大好像是個管家，老二娶了一個麻臉女人，樣子雖然生得醜陋，心底却異

常善良，每天都是她替我們端菜盛飯。有一天她忽然問道：「什麼時候我們中國可以把日本打走呢？東洋人真是壞透了，不管怎樣，還是中國人對中國人好。先生，你當過兵吧？」

我對她搖搖頭。她大約以為我是害怕了，接着她聲明說：「不要緊的，我們這裏是沒有壞人的。」

一直住到將近半個月的時光，那個「良民區」的區長介紹了一位P君來，他是和X軍常常來往的，也和僞軍有一層關係，就是那種兩面的人。他說：「你們跟我到常州城裏去，坐火車到上海那是很方便的。」

當時我們聽到可以走的消息，自然非常高興。從上海坐輪船過江到蘇北，早有人講過那是最快最穩的一條交通路線。可是，高興之餘，忽然又覺得躊躇起來。

到常州城裏不檢查嗎？坐火車去

上海日本的「通行證」向那兒去領呢？朋友現在那兒當小太長，只要一句話。

「通行證」決無問題。」

於是，我們就趁船到了常州的城裏。這中間曾經出了一次小小的岔子。同行的一位朋友想先一步到常州，就和快船上的老板繞向金壇搭乘汽車，恰巧日本兵正在那一帶趕着鄉民修造防禦工事，結果他們被抓去的拉去了。我和一位女朋友，坐在船上反覺安全。後來那朋友不肯替日本人作工，他曾經重重的被日本兵打了二十記耳光，雖感苦痛，被打之後，他們兩人總算被釋放了，可謂幸矣哉！

現在，船在拋錨靠岸了，在碼頭上P君已經等候了好久。他穿了一件深藍布長衫，身軀長得非常高大，頭上戴了一頂漂亮的呢帽。他微笑着說道：「旅館已經看好了，快些走罷。」我們乘了三輛黃包車，穿過幾條大街，到了常州城的門口，P君向我作了三個手勢，立即把帽子脫下來，三個夾都走下車子，到城門口去受檢查，當時我心想竟還有這樣多的麻煩手續，在日本哨兵面前連帽子也不許戴了嗎？城門一半用磚石塞起來了，只開了半邊門。左手立一個日本衛兵，右手是

偽警。受檢查的人都走向那偽警去，行李和身上穿的衣服細細搜了一遍，

客。不禁使我想起古人憂國的詩句來：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是放我們進城了。然後是黃包車把車頭翻轉過來，慢慢地拉着進城。到了城裏，每見日本衛兵，都要脫帽行禮。真是「亡國之人不如狗」。

一到旅館把行李略略整理了一下，然後P君帶我們去洗澡，並且還請我們喫了一頓豐盛的晚餐，滿是喝得醉醺醺的。日本人所統治的世界，就是這樣的。

世界。流氓在這裏變成了「高等華人」。

飯館和澡塘的人們，簡直像蒼蠅一樣，到處擁擠不堪。常州城從表面上看來，

它是很「繁華」的。這就是掠奪經濟

特殊的繁榮」的景象。許多商店的門都改換了日本樣式，馬路兩旁增添了很

多日本洋房。戲院和妓館比雜貨商店要「繁榮」一百倍。起初我看到有許多掛着

日本洋行招牌的大商行，以為是日本

人開設的銀行。那曉得竟是合法公賣專品的商店。那些漢奸報紙連篇累牘的登載着迷人的桃色新聞，再就是戲院，妓

館，洋行的廣告。無恥的流氓擁塞在茶

樓裏，噠噠噠，嘵嘵不休。賣唱的歌

給P君，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去領「通行證」，恰恰辦公時間過了，又須等到第二

春去也，天上人間！」這是何等令人痛心而悲愴的事啊！

眼睛裏所看的到底是蜂聚賭窟。在旅館裏一夜不能靜靜安睡。管弦歌舞，淫猥的笑聲，猜拳行令，麻將劈劈拍拍，通夜叫喊不止，人們好像全都忘記了

一大早晨，日本兵就爬起來操演，直着喉嚨大聲地叫喊，在那叫喊的聲音裏，充滿了驕傲和兇狠。

第二天起來，我們三個人把像片交給P君，到日本憲兵司令部去領「通行

三月天雨領取。P君領我到他家裏去喫午飯，他的家住在城外，必須經過火車站。傍火車站的傍邊有兩千多中國囚犯做着工，他們都戴着笨重的鎗鎗，不時還帶着日本浪人的鞭撻。

一到王越戶君的家裏，他的女僕就告訴我們說王越戶君的家裏前個夏天剛被日本人佔了，日本又要嚴密的搜查，我們就準備搭火車去上海。P君答我們先買了火車票，然後提着行李上車，自己

又經受了一番種種的檢查和搜索。車站上人是堵得水洩不通。小販叫賣的聲音，浪人打手的聲音，客叫罵的聲音，高成一片，真令人頭暈。好容易搭上了火車，才一上車便睡着了，我望着那渾沌喧譁，深吸了一口長氣。

葬歌 安恩謹

當我靜靜地死去的時候，我愛
請不要為我唱悲歌；
更不要讓玫瑰蓋遍我底坟墓，
也不要那成蔭的柏樹；
我希望你，長髮為綠盈盈的野草。

帶着點滴白露，
隨時伴着我！
要是你願意，請記着我！
要是你願意，請忘掉我！
我看不見找尋的空影，
我感不着微雨的降臨。
我忘不到凄涼的夜幕，
唱着！似有無的春
暮色蒼茫中，
晨光微露。

我做着，美丽的幻夢，
也許，我會夢到你！
也許，我會把你忘記。

註：本詩原名為 *Sore*，為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克莉絲丁娜·葛萊泰富（Christina Rossetti）所作。六月十九夜，月色皎潔，與友人散步時，偶發詩興，遂作初試，姑妄譯之，姑妄刊之。

後方同鄉團體活動

首次聯席會議

江蘇旅渝各縣同鄉會

江蘇旅渝同鄉會成立八兩及一載，會務進展甚速，最近舉辦公祭首信韓紫石氏，遙祭江蘇殉國先烈，並辦理回鄉人士調查登記、失學青年救濟等。閔鄉會人士復擬於各縣同鄉先後成立，為溝通省縣同鄉會之情感並交換消息起見，乃於五月五日召集各縣同鄉會代表，假座廣東大酒店舉行聯席會議。是日下午三時，同鄉代表始至齊來，計時吾鄉名流雲集，會場空氣和洽，對到會者有張一鵬、黃炎培、錢大鈞、陳繼承、洪開友、李葉秀、趙樹樸、猶若武、鍾衡、徐子爲、王袖升、高譽、錢卓倫、潘序倫、孫錦風、李燭宇、周裕南等。

顧毓琇等一百餘人。由狄君武主持，審議各同鄉會代表報告會務，並討論建造會所問題，各區縣同鄉會代表會議辦法，茲將經過情形分誌如下：

一、吾蘇旅渝同鄉會，自二十六年國府遷渝後，即行籌組，當時最熱忱者爲武連朱文中氏，屢經奔走，於次年春季正式成立。主席報告，吾蘇各縣旅渝人士，成立同鄉會者，共有二十一個，今天預會諸君，皆爲各縣同鄉會之中堅份子，並有吾蘇旅渝辦事處代表參加，尚希各抒高見，以利會務進行云云。

二、主席報告畢，即由李葉秀、松江錢衡、無錫、武進、宜興、江陰、泰縣、如皋、太倉、溧陽、及徐屬各縣，論討同鄉會代表相繼報告成立經過及會議，其間成員最早而有固定會所者爲無錫旅川同鄉會，其他各縣同鄉會，亦均能在艱困之環境中，爲同鄉謀福利，足以表達吾蘇人士之精神團結，並在該處宿波兩同鄉會專美於先。總由本會莫大的損失，追尋方法，每年起，每年夏季，經常務理事洪開友氏召開理監事會，就業相及公祭韓紫石先生，遙祭江蘇殉難先烈等事，均經次第舉辦。今後同會如何充實人力財力，實有待與各縣同鄉會之合作，故有此次聯席會議之舉行。

峯先生提議兩點：一、過去本會因會所難覓，影響工作與同鄉間之精神連繫者甚巨。今後必須建造或租用房屋，確定本會之會所。

著人近據上海方面青年同鄉函告：以故冠佑領上海公共租界後，學校無法繼續授課，其中多半學校，因不願改變課本或立場停閉，致學生失學者頗衆，尤以吾蘇青年學生影響最大。此輩青年學子，大都願來内地就學，本會似應謀救濟之策，——嗣由洪闖友先生詳細報告詳述會務之歸宿及希望幾點：（一）本會遭於滅亡中，應力謀精神團結；（二）增加各縣同鄉集會之機會，方足推進一切工作。繼之潘序倫、卓倫兩氏，相繼發言，希望同鄉勿放棄鄉鎮責任，為吾蘇同鄉共謀福利。

最後由孫翔鳳、李惕平兩先生報告復蘇月刊辦理情形，略謂：吾人鑒於精神上有聯繫之必要，乃有復蘇月刊之發刊，經費方面：由無錫同鄉會籌措，編輯方面：有大江南北各縣同鄉參加。本刊的宗旨：在聯絡同鄉之感情，報導鄉訊，研究收復後江蘇建設方案，並謀江蘇之規復。同仁等感於本刊內容方面尚

多改進之處，因提請諸位鄉望批評，並請貢獻意見，俾便遵循。

至此，主席介紹吳江徐子鴻先生報告在滬羣公債脫險歸來情形。略謂：自太平洋戰事爆發後，因港滬交通斷絕，本人至今年二月間始報轉滬返渝，在滬時期觀察敵寇動態，與滬上情形，綜合報告如下：

一、政治方面：敵寇除利用汪逆駐滬機關，以削弱吾方力量外，其他尙不重視。至於汪逆之駐滬機關，如無敵指使與命令，則絕無何項動作。

二、經濟方面：我方損失較重，尤其物資一項，損失在逾以上。敵寇之政策：一為控制物資，二、推行偽幣，三、強迫疏散人民。在工廠方面，以物資來源缺乏，更加限制人工，現有的人工多半裁撤，並嚴厲執行疏散。其疏散方法，以糧食限制和緊縮，使之無法在滬生存，不得不離滬。過去滬市食米每日供應四十萬石，今則每人限購五升，並已降至三升。甚且即三升亦不易購得。

三、教育方面：雖名義上允許全市學校向工部局登記，但其條件甚苛，如

放棄抗戰態度，改變課本，接受偽幣。

但全市學校擁護正義，堅持初衷，一致紛紛停閉。繼又談及韓紫石氏逝世以前

情形，略謂：韓氏在未逝世前，其外甥自蘇北海安來滬，準備韓氏葬蘇，再轉赴內地。但韓氏部份家屬，以韓氏年邁，體力不勝，反對韓氏葬蘇去滬。其時

敵偽方面，對韓氏行動極為注意，一面派大監視，一面在海安從徐莊建築馬路，並派李逆長江部隊駐該路，負責所謂「保護」，韓氏當時嚴正向敵偽表示：

倘必欲使其本人參加何項活動，可採用迫綁架方式，足證韓氏態度之倔強。至於韓氏在臨死前，與上海方面尙有聯絡。初患腹瀉之症，向屬上海同鄉購藥送海安，竟即不希望同鄉送藥，蓋以環境

之日非，已萌殉國之念矣。遺言有二：一、緝韓之往事錄，二、顧友輩予以私謹，逝世消息傳至上海，韓氏之友好陳陶道等，曾發起追悼會，耗費去一萬元，係閩北水泥廠捐助。韓氏以不治家產，身後難堪，遺有二孫，教育費正設法請求滬友接濟中。

議決案

關於會所開兩會，會引起各同鄉熱烈討論，最後經總見，決議四

一、籌建會所，究竟起造為原則，財力經濟與會所規劃事宜，須粗機籌建委員會主持其事。籌建委員名額，不求其多但在募集經費方法的運用上，必須人多，以迅赴事功。

二、各縣同鄉人士中經濟力雄厚份子，首先推派籌建委員，並須由總會兼

重之督宿從中策應。

三、推定黃任之、賴武民、錢翼伊、洪蘭友、狄君武、蕭棣芳、張公權、顧翊東、鈕長耀、潘方正、孫國濃、薛明劍、章劍慧、徐介平、袁世樞、古五人為督宿，並指定賴武民，洪蘭友為籌建委員，召請人，鈕長耀為籌建委員會總幹事。

機內討論各縣同鄉會代表會議辦法

一、江蘇省各區同鄉會代表會議辦法，經總決議，其條文如左：

二、會談分下列兩種：

1.定期會談，每月初旬舉行

2.臨時會議，於必要時舉行。

三、各區同鄉會，應每兩月舉行經

會代表一人至三人出席參加會

議，但其他理監事或會員之有

興趣者，亦得請求參加。

四、會談材料不拘範圍，並得邀約

所在短內建成，各縣同鄉會代表會談

應有關係人士參加或講演。

能按時召集，各同鄉之聯繫更加密切，

五、會談時得舉行聚餐，或茶會，並酌收費用。

六、會談之舉行由江蘇旅滬同鄉會

召集之，並由封會代表互相指

人為主席。

七、本辦法從各區同鄉會同意後

施行。

八、會議舉，主席乃作納論，並希望會

事業更加發展，乃於愉快情緒中，宣告

散會。

廣東酒家之盛會

子敏

江陰旅渝同鄉春季聚餐會

盛大歡迎澄錫虞游擊縣長

四月十四日拂曉，出城之客最繁，鋪路，一派車水馬龍，交連中，力壯，換上相，其樂融融，彼此，加强合作起見，舉行代表會議。

也有工人，有的錢，寫跋江北，有的從

楊子江南，也有約是從數十里外，約統建

或，本城四野的村落裏，分而向裏

增多了幾百個頭客。清表，老的少的，都來了。他們說着，一個鄉音，每個人都

的臉上，表現着異常歡樂，熱切的情，充分露流出內心的愉悅。這是江陰旅

榆同鄉舉行本年春季聚餐會歡迎孫從倫
名譽總幹公幹的一位包XX縣長的一
個盛大的集會。平日這一批人們，爲着
生活和城務所羈，零星四散在各地點各
部門，不容易謀面，今天他們是半年一
度的機會，好像出嫁女兒回家舉行大圓
圓的一個良辰！

在一間相當樸素而又不失富麗堂皇
的大客廳裏，擠滿了一羣歡樂的人羣。
今天來會的人數，超出了歷屆出席人數
的紀錄，由於麻煩了酒家的侍役，添了
一桌又是一桌，而來會的還是絡繹不
絕。兩位籌備員陶汝良吳永才同鄉，招
呼了這個，遺忘了那個，顧了東又失了
西，累得滿頭大汗。攝了紀念照以後，
大家便入席聚餐，將散席時，主席袁國
良同鄉發言，說明今天集會的意義，併
對各鄉來會的同鄉表示十分的歡愉，
而於幾位籌備員的熱忱爲公衆服務的精
神大表敬佩，全體同鄉紛紛報以一陣熱
烈的掌聲。繼推袁國良爲主席，包縣長的
小史，大意說：「今天我們旅誠同鄉，
故以江陰同鄉和江陰民衆兩重資格，在
城縣陪都歡迎新進翰林來訪公幹的包
縣長及X先生。包縣長早年在桑梓從事

多年的教育，桃李芬芳滿佈全縣，今天
在鄉同鄉中還有不少是他的高足，嗣後

專志黨政工作，英明確幹，造福地方，

情熱，口若懸河，有時又不禁悽然欲絕！

口碑載道。自從廿六年十一月家鄉淪陷
以後，敵偽蠭歸所至屢舍爲墟，奸小橫

盤踞，踐則打着抗日救國的旗幟，實際

却是過去又黨員的作風，包縣長目擊

心傷，義憤填膺，慨然以救國救鄉爲己

任，積極組織子弟軍，四年以來，與敵

僞奸徒，奮鬥不絕，艱苦備嘗，中華嘉

其忠勇，授任澄錫襄垣縣縣長，兼任江

南忠義救國軍第三大隊長職，最近應召

來渝，同鄉等在渝，流離多年，與家鄉

音訊隔離，惟今茲在茲，情何能已，故

不勝慨嘆。

他是一個矮小精幹的漢子，神情是

那樣文雅態度是那樣雍容，言語又是那

樣清晰有條理，全然是一個書生本色，

不經介紹，誰也想不到就是一位極端淪

陷區的縱橫長官。他坦率的講述着家鄉

的政治，經濟，教育，民生，徵稅，新

四軍團的動態，忠義救國軍的成長和發

展，以及奮鬥的種種經過事實，聽衆的

情緒，隨着他的言辭忽張忽弛，有時激

揚，有時低落，有時又不禁悽然欲絕！

民間的不滿與敵人奮爭的許多可歌可泣

事蹟，以及忠義救國軍在愛護桑梓亟亟

民衆的條件之下，與敵偽軍事暗鬥艱苦

應付的情形，如像在聽一部神幻的傳奇

，欣賞一場英勇冒險的史詩。「最顯赫

，戰前許多有地位有名望的紳紳工商

等，一時間都現了原形，爲了要保全

他們的生命財產起見，不惜屈身侍威！

獨我江陰，可說絕無僅有，許多在過去

難得到的人士，他們甫領一個個長期的

在外流浪，過着辛酸苦難的日子，誰也

不願淪生苟全在日爲奴役之下過日子。

這則不免仍有少數人供敵利用，然均屬

平日就不齒於衆口，或者素來不在大衆

腦海中的。可是他們大多是迫於計，

名義作完順，而實際仍與我暗通消息，

可見人心之參死。他們有的甚至向我暗

中宣誓，到了相處時候，決然有所表示

，轉珠贖罪！」包縣長講到這裏，大家

吐了一口氣，從小小的心胸中表示了無

限的悲奮，與安慰，心裏在想「究竟都

是中國人！」；「在鄉縣縣城中，早已

熙熙攘攘，熱鬧非凡，敵人儘管甘言密語，想找江陰縣城，還是冷冷清清，朝朝晚晚，鋼琴尖似的××塔頂，飛鳥飛翔，彷彿無依，而這滾東流的鳴咽江水，仍是萬馬奔騰，咆哮萬狀每到風雨晨昏，尤覺淒厲欲絕！」聽衆雖稱譽於家鄉，都不勝今昔之感，然而總覺得畢竟是「忠義之邦」！才能做到與敵偽始終「不合作」的地步。「現在各鄉鎮秩序，大半均已恢復，學校早已恢復了弦歌，並添了幾隻中學。因為有忠義救國軍的存在，小鬼的鬼子早已不敢下鄉騷擾，即就有幾處少數據點堡壘，後來我們並不需要化多大力量，就可把它毀滅的，祇因爲我們要顧忌它對於鄉羣民衆殘酷的報復起見，我們祇有暫時忍受，而予以監視。現在我們奉命加緊整訓工作，培養力量，以待勝利的反攻。祇要一聲令下，好像一口大網樣的，幾條小魚，是一樣也無法逃生的。這決不是有心詭白，也不是什麼一種幻想，假使有人能够深入敵人後方，看到他們那是有心詭白，也不是什麼一種幻想，假使有人能够深入敵人後方，看到他們那的力量及激昂的民情作一對照，最後勝利的信念，是必然會增強的！」說到這裏

，一陣狂熱的掌聲，中斷了包縣長的話頭。接着，包縣長又說到同鄉中誰因抗戰犧牲了，誰因爲此作假，誰強姦英勇犧牲了，誰因爲此作假，誰害死忠義軍便沒有今日的家國。事實解氣的聽取一個個的名字，要是其中有關本人的戚友或熟識的人有的表示惋惜，有的認爲死有餘辜，真有大義滅親的氣魄，各種的表情，流露在各人的面龐。當包縣長娓娓地講述到一位現任偽縣長王文義的母親時，全場更一致表示衷心的欽敬。「王文義縣長有一次旋回家裏探望他的母親，她老人家正在後園子裏澆菜，當她兒子恭恭敬敬向她叫聲『媽』的時候，她却怒目而視她約不忠不義的道子說，『我沒有你這兒子！我沒

目前它成了成爲敵人謀殺參謀官支桂，轉來他必然是配合大軍反攻，夾擊敵人，強姦英勇犧牲了，誰因爲此作假，誰害死忠義軍便沒有今日的家國。事實消滅敵人的主力，併一致公認說：『沒有忠義救國軍便沒有今日的家國。事實證明要向外擴張點，歷史上是舉負盛名的「忠義之邦」，在此次對日，誓爭民族存亡的一個戰爭中，我們江陰人一定要善用我們的地位，發揚我們的優秀傳統精神，爲黨國貢獻最大的力量！』一字一句是那麼的有力！那麼的有決心和信心，包縣長在久久的熱烈的同鄉人士狂風般的鼓掌聲中，結束了全篇的報告。

同鄉吳永才君私人贈送到會同鄉每人一本紀念手冊，封面題有「忠義救國」四字，寓有深意，以紀念今日的勝會，最後復由同鄉章楚君報告進行捐贈開會基金緣起及辦法，復殿以摸彩等餘興，歡喜而散，當這一個「大家庭的孩子」帶着無限興奮的情緒，紛紛從酒家告別時，大馬路上已經「車馬冷落行人稀」了！

西北同鄉動態

余鳳

一、陝西省會所在地的長安
西京，古稱西京，原是帝皇建都之地。我江蘇旅陝同胞，早在民國廿年前，已有小規模的同鄉會出現，當時的發起人爲旅陝老商瞿吳敬，他在民國廿年，並設有今規模的江蘇會館一所，在西京大保吉巷公字第一號。惟當時該會的負責人，無論事成政局各界，對於民風團體均登記手續，始終未能早為辦妥，其會務之發展，亦至遲遲緩慢。迨至民國廿四年，陝西省政府主席由顧祝同將軍擔任後，曾一度多頭，嗣後節中唐松山、經春先、王輔臣、周經鳳、李亦人、唐忍文等主持，相機演用完備。其間汪奇均在陝西當局時，對於同鄉會的組織贊助甚力，猶然迄今，其間人事之遷甚多，後以張興南務及大中博徵求會務，並擬於五月份內召開正式成立大會，推舉、致監理事等，日後之會務，正方興未艾也。

二、寶雞……在抗戰的第二年開始時，寶雞市區的原有人口，在先前不過四千人，自從遷建以來，湧躍突進，迄今已超過了七萬，其間的建設和生產方面，雖經營淡薄經營，已創建成功斯時西北區重心地位。我江蘇同鄉，有莫子宣倪耕，轉而中興的，現在已將近有二千餘人之多，平均執政商工界的牛耳，於是在民國二十八年的春天，由當地雙柳副司令王輔臣，麥通銀行經理同鄉，及中研妙版章劍經理創立，標榜長江等處，是未可限量的。

三、之熱心發起，不一月即籌備成熟，就在勞動黨的那日，召開了江浙旅賓同鄉會的正式成立大會，當時到會的會員，約有千餘人，濟濟一堂，極一時之盛。結果推定王輔臣，陸同堅，瞿冠英楊孝偉，韋松年等爲執監委員，並公舉陸同堅爲主席，設會址於中山大街一百八十號。此時已規模粗具。一週紀念時，又擴大了組織，將同鄉會務推進，專做救濟同鄉工作，三年以來，資助自治路區域邊境落後的同鄉，不下數千人；且下會中有公墓一處，約十餘畝，在渭河南岸姜城堡之東，會址的基金，也正在積累籌募中。主席陸同堅，常務委員瞿冠英，吳有生，張紹仙等，均係地方領袖，將來對於會務前途的發展，在西北方面，是未可限量的。

前 振興委員會中醫救濟醫院內科主任
教育部中醫教育專門委員會委員
江蘇許錫彥國醫師

內科
小兒科

所：北碚廬山街十六號

人

物

事

元老逸話

吳稚老伉儷之淡泊

- ▲ 洋房不住願睡硬板床
- ▲ 日煮三餐都用燈煤壺

— ◀ 芬逸承 —

陽光籠罩着整個山城，在冬季裏是，靜靜的聽他們細談話：

少有的。十二月一日，剛產星期，有暖和的大陽，使人感到愉快。外子无咎，因事去拜訪貧困元老吳稚暉老先生，我直跟了同去，由一樓黑黑的梯子上樓，一轉彎就是老先生的房間。屋間很小，幾扇窗戶都舊得寫字桌，左邊一張竹榻，後面是老先生的臥床，右邊一張小桌，上面放着她賣西吃的燭煤壺，老先生的一月三餐，就是由這燈煤壺燒來吃的。老先生很客氣，站起來迎接，後來才聽得老先生新近初愈，醫生開藥不能起立實行走，這使我很不安。於是坐

，可以任經還，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胆大些，有事我儘可幫你忙。就拿這鄉地名作爲行名，叫做「無偏銀行」。

「不，老先生，我不過來代他

們徵求老先生的同意，這銀行與我

是完全不相干的。老先生的病還沒有完全痊愈呢，你的床鋪太窄了。

我想起一件事了，某兄從香港帶來一條鵝絨被頭，想送給老先生用，深恐老先生見怪，所以至今還沒有送來。我來特借給某兄，請他就越來給老先生用吧。」

「謝謝您的好意！我是用不慣貴重的東西的！記得有一次，在舍親呂新百家裏作客，他們特別優待我，床鋪鋪得又暖又軟，不料我這副殘骨頭反而一夜天沒有睡着。所以，我是不慣享用貴重東西的。祇可用我這副硬板床，翻身起來，我動一動，下面的板子挺一挺，這樣，我才睡得舒服。我們無窮有

句老話，叫做「金龜鑑。銀雀鑑，勿及自己的草窯鑑」我就有這個怪脾氣。而且我還有個怪反應，有個回

十七歲的怪兒子，幾無以何，他和某某先生的小姐最好，然而至今沒有結婚。不過，不是我自己說自己。方剛等處都會自己製造。還有三個五十三歲的怪女兒，她也沒有出嫁，和她的怪阿嬤（無端俗稱妻曰阿嬤）她們婦人穿的衣服十分樸舊。有客人來拜訪我時，總以為是我家的女傭。她覺得太不好，便私自把她們的衣服尺寸量好，到南京去從夏天量的一做到冬天皮的，高高兴興拿回去，不料反給她們說了一場，然後馬上放到箱子裏，後來從宋取用畢，真是怪人。身上一件棉襪穿了十幾個冬季了，我女兒看齊管不住去，便自己做了一件新棉襪送她，她仍捨不得穿，就把原來一件破棉襪裁了老少眼慢慢地補綻，穿了補那件棉襪的腰也潰痛了。你以為她沒有錢嗎？真弄錯了！有一年我整理房屋，無意中在她的舊衣裏，破布裏翻到很多雪白的洋錢。我們的確不窮，用不着許多友好的錢。

有幾個錢了，這錢那裏來的呢？她却說是浮誇，以前在南京時我買了一塊地，不料被大君中了，對方自己辭職出宮來買，但說覺得數目相當時遠了，無緣無故發了這筆財，簡直沒有辦法。後來拿清筆錢在上海買了一所小洋房，於是接我阿嬤及見女來住。不料他們古怪得不肯去住，甯願住在外面租用的小屋子裏。至今那樣房客着，裏面有浴盆四只，抽水馬桶六只。反看我自己現在住的又小又髒的這間屋子，自己想也好笑。但是我生性就喜歡住在熱鬧地方，最好是門外有汽車，門牌再可談。小時之後，但醫生囑他多休息，少人話，我們還可打斷他的舌頭告辭而出，可以讓老人家多多休息。在路上想起，吳老先生及黨國元老，有了這樣的地位，還刻苦至此，寧問道：「古今少有，怪不得國人一致敬愛他老人家了。」

會享福。現在老了，讓我沒有從前好了，並不是沒有錢，我的錢已用完了。我深恐時來我死了一定有人為我家庭經濟擔憂，所以我的遺囑已於上月十八日大病時寫好了，第一件就是我死之後不幸有人撫恤；

江蘇張錫君醫例	三十一年十月一日起實行
門 診	第一診所（上午七時至十二時 下午五時起）
出 診	第二診所（下午三時半後停止）
星期 日	（一時開始掛號）
第一診所	下午七時至十一時預先掛號
第二診所	每日以上號為限，每號預約
三里六號	重慶市楊江門內臨江路川鹽

武進高氏三烈士殉國始末（上）

高招峯

一、高謨

高謨字瀛堯，江蘇武進人，堂弟金峯之次子，生於民國二年，幼聰穎，富膽略，與羣兒戲，好揭竿分曹，作兩軍交綏狀。及長，畢業省立蘇州高中，舊志投考航空校，是年因久患瘧，格於肢體斷趾，被摒絕，返鄉，時寒假開學，各校需人，乃應聘暫任邑之湖塘橋小學教師，課餘苦志力學，尤兢兢於體格之鍛鍊。暑期見報載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一期在鎮招生，主動晉省投考，照章報名手續，須有校官以上二人作保，謨以舉目無親，無從覓保，又以翌晨即乘船赴湖塘二十里，趕早起，到校投考，乃雇舟渡過，因坐假寐。忽耳際聞門外步聲聲，出窓之而知爲某團長至，乃攜證件尾隨抵閨，叩頭請謁，告以投考覓保由，某團長詳詢家世並驗證件，嘉其有志青年，許允作保，並爲另覓一保，因得入考。錄取後在首都炎暑

烈日中，日必操演五六小時，負擔集黑，不以爲苦，肢體反益壯健。一日越城南步行抵平關，遂予登車，赳赳之狀，非復昔日阿氣，想見其後從戎至能則徵也。在軍校入伍期滿，以長於機械技術，調入砲兵科連隊，適逢內遷，二十週紀念，命挽優良同學入航空校，額定百人，以致輪學齊集，至體格外，更試驗各半胆力，選身彌縫細弱久病體虛，足穩固者爲合格，又局入暗室，閉電音驟現，驚嚇搏人狀而斷不驚惶者爲合格。挑選共錄取合格三十人，經系閱覈，名列前茅，畢業航空轉校二年餘，併入杭州總校，實習八個月，畢業於第五期飛行科，時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一日。於抗擊日軍空襲，當被擊落。歸途飛返至臨安縣境，忽舟山海面敵航空母艦駛來，轟炸，意圖報復，空戰失利，卒以左右環攻，寡不敵衆，無法脫險，致落難於臨安城郊四十里之村落，機毀身殉，年二十有五。

高謨一貫忠誠，不虞驚慌，無稍損失，譽。畢業後編入空軍工作，調駐蘭州，不數月旋變猝發，最高領袖蒙難，威逼飛行員投誠，至再至三，備極慘酷，謨以堅貞不屈，幽禁旬餘，叛徒以未得空軍援助，胆懼氣餒，遂即乘隙托言返西安，乃假空轉返富夏，因得安然航回首都。中央指責誣難不辱，賞賚有加，所失行李衣物，均爲新製。迨七七抗戰，已調駐京滬線，八一三滬戰爆發，復調駐杭垣，各隊按日分批出發，飛溫助戰，已及旬餘，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三隊，因輪值同機抱病請假，謨首告奮勇，驅代出勤，即於是日午明，駕四〇四號轟炸機，飛炸出雲縣於海上，與敵作別戰之空戰，追逐一敵機至浙東上空，當被擊落。歸途飛返至臨安縣境，忽舟山海面敵航空母艦駛來，轟炸，意圖報復，空戰失利，卒以左右環攻，寡不敵衆，無法脫險，致落難於臨安城郊四十里之村落，機毀身殉，年二十有五。

高謨一貫忠誠，不虞驚慌，無稍損失，譽。畢業後編入空軍工作，調駐蘭州，不數月旋變猝發，最高領袖蒙難，威逼飛行員投誠，至再至三，備極慘酷，謨以堅貞不屈，幽禁旬餘，叛徒以未得空軍援助，胆懼氣餒，遂即乘隙托言返西安，乃假空轉返富夏，因得安然航回首都。中央指責誣難不辱，賞賚有加，所失行李衣物，均爲新製。迨七七抗戰，已調駐京滬線，八一三滬戰爆發，復調駐杭垣，各隊按日分批出發，飛溫助戰，已及旬餘，八月二十五日上午三隊，因輪值同機抱病請假，謨首告奮勇，驅代出勤，即於是日午明，駕四〇四號轟炸機，飛炸出雲縣於海上，與敵作別戰之空戰，追逐一敵機至浙東上空，當被擊落。歸途飛返至臨安縣境，忽舟山海面敵航空母艦駛來，轟炸，意圖報復，空戰失利，卒以左右環攻，寡不敵衆，無法脫險，致落難於臨安城郊四十里之村落，機毀身殉，年二十有五。

時梓鄉同夫論洛，家庭得電往探，臨安縣府及武進縣黨部同志，均為開會追悼云。

二、高梓材

胞姪梓材，名錦，姓誠厚，持躬謹謹，與人和，疾言達色，畢業省立第五中學後，舊畢業省立第二師範第二部任武進新坊橋小學教師六年，因湖熟民辦小學校長，後武進縣教育會幹事，前後七年，對本縣教育多所擘畫，年春，任武進縣三河口民教館館長，十四年夏，畢業江蘇省農教人員幹部訓練班，成績最優回任武進縣城區中心農業學校校長，領地圖邑民教人員，但指導鄉民運工作，就城區學校及附部分校計，經兩年間前後八次之廣績訓練，受訓員，已達二萬人左右，其他鄉區壯丁，於聯合操演時，耳濡目染，間接受訓，謂指導者，尚不登肉。二十六年秋，抗戰軍興，敵寇由申西犯，軍警旁午，姪

率城區壯丁，聯合軍警機關士兵，加崗放哨，堅固城防，晝夜督率梭巡，二三月來，力竭聲嘶，往往激宵不寐，而軍警少數份子，每與壯丁，語言齟齬，醞釀衝突，胞姪奔走調解，雙方誤會，卒賴冰釋。校樓久失修，一日，壯丁登樓過多，樓下為槍械室，樓板忽傾折下墮，槍上刺刀，深入某冠下腰部，傷勢危急，姪扶送醫院，百計療治，日夕往探，閱旬餘日，幸告痊可。壯丁家屬，感其御下如家人骨肉，以故多樂為之用。迨武進淪陷，姪隨黨政人員，退至漢陽，旋抵長沙，以子身避地，曾往桃源縣稅所藏，未及兩月即辭去，以非素志也。時馬君元教，以蘇省黨委，新任策七區督察專員，兼淮陰縣長，招致襄助，暗派爪牙姜子敬葛坤榮二匪，預伏武進西門三十里之蠡河橋畔黃郢村中，這姪等行經其地，姜葛二匪突出，槍聲發響，姪身中八槍，與謝觀察同時殉國。家庭得耗，棺殮歸葬，年四十有二。嗚呼！先兄儀此一子，教育長成，子一手提摺，令為國捐軀，身後蕭條，遺子女各三，均幼，尤足飲恨傷痛，噩耗傳來，蘇省黨部派員前往致祭，得死事始末真相如此，略為輕次俟異日之身親目擊者，更有以補正焉。

概，率多被其激發，甚或泣欷行下。二十八年春間，武宜一帶，游擊隊系起活躍，致四月間有武邑南橋之後，五月間有宜邑和糲之役，殘敵數千，敵受創至

鉅銜之刺骨，必欲償得從中竊動者而甘心焉。姪以此被疑招忌，而禍機隱伏矣

，入秋有汪派漢奸蘇某，為告白姪黨部同事，素所稔熟，向敵方獻媚，密遣眼線，四出偵伺，意各乘隙狙擊。九月八日昧爽，姪偕觀察謝應徵，化裝潛往圩塘，召集開會，有所舉動，為敵偵悉，暗派爪牙姜子敬葛坤榮二匪，預伏武進

西門三十里之蠡河橋畔黃郢村中，這姪等行經其地，姜葛二匪突出，槍聲發響，姪身中八槍，與謝觀察同時殉國。家庭得耗，棺殮歸葬，年四十有二。嗚呼！先兄儀此一子，教育長成，子一手提摺，令為國捐軀，身後蕭條，遺子女各三，均幼，尤足飲恨傷痛，噩耗傳來，蘇省黨部派員前往致祭，得死事始末真相如此，略為輕次俟異日之身親目擊者，更有以補正焉。

文藝

蜀道叢談 許溯伊

公及種種，以今日地名言之，嘉陵上源，水迅急，多碎石，鑿石疏水，非人所能，而高山之水，快沙石而下，隨流隨壅，多為水滯，徵成陸地，則疏清上游，是不償失，不可行也。

寄泥漬一語，即宋之利川麻浦人周

秦蜀接壤，西起甯羌之陽平關，東

大甯之界嶺，山脈蜿蜒，幾及千里，

由秦入蜀，以甯羌平關爲正道，甯羌之西北曰略路，地界微，鳳留場、兩當、褒城，甯羌五縣，扼秦關之交，爲雍梁之會，山深谷陡，古以爲天險，驛路出於其間，北經鳳翔，南達劍閣，是爲棧道，棧道舊有南北之分，自南鄭以北，至鳳翔之棧關，爲北棧道，南鄭以南經褒城，南入蜀，出劍閣而達梓潼之北

坡，爲南棧道，今之汽車公路，則自南鄭分支，西出天水，南出廣元，猶是當年驛道故迹，而盤山堙谷，取直裁澗，非復棧道之舊，間有古蹟，如褒斜之谷，石門巖之刻石，錯落其間，即供遊人觀弔而已。

李太白作蜀道難，相傳其地在略陽青泥嶺，唐元和中，山南節度使嚴礪，以棧道自易舉至青泥嶺，崖谷峻險，自

李虞卿自諒改道於白水江，曰白水塔，此路越而唐後遺廢，日久頽圯，人攀蘿公道某及新路於達間，道平夷，人攀蘿公路，大抵淺道所經之地，還有幾處，其初山峻林密，惟就淺道穿開以通行人，遇懸崖陡壁，則鑿石柱木，上覆護板，其最險處，蓋於懸空而度，改曰開道，後良工，漢王造橋，謂開道也，居人新衆，伐木開山，則設石欄，雜築，其最險處，蓋於懸空而度，改曰開道，以無雙譜式，然後放大而撫刻之，遊者有千佛崖，鑿絕壁爲佛像，疑此像皆則天時所造，後人云之立廟，近有好事者以爲是容山，爭譜板本，利市十倍。

黃元城濱嘉陵江，水流湍急，深廣，可以行舟，隔江有武則天廟，舊名豐都寺，廟已毀，有則天像，爲尼飾，在瓦砾中，自頸已下，裂爲數段，每碑碣可讀，則天爲尼時，蹤跡不應至此，崖間有遺蹟數十塊，則唐時物也，距此乃十里，則山峻壁，橫流急湍，石壁之南，有好學者，以無雙譜式，然後放大而撫刻之，遊者

以爲是容山，爭譜板本，利市十倍。

渡嘉陵經昭化縣，折而南，數十里

外，遙望翠峯如屏，行激近，則石壁嵯峨，是爲劍門，其高數十百丈，劍門之口，高墮若闕，氣象雄偉，入劍門，左右皆峭壁，局勢逼仄，棧道緣崖而行，道旁老柏，大者合抱，不知何代物，要之必在三百年前，土人以爲漢柏則非也，前人於陡絕處架閣而行，故曰劍谷，其名劍者，則立如劍，故云然，有大

大冲獨石頭，江漢炳靈，並殺其英，即劍山小劍山，相距三十步，小劍爲自古爲禮帖，榜於成化書局，曰江漢炳靈集屯兵處，故水經注謂之小劍城。(未完)

紀 汪奇柏夫人及其二位寶寶

張逸芬

已有一週了！汪奇柏夫人俞文瑾女士帶了三位寶寶尋靜的在天國，

去年八月，是敵機狂炸重慶最厲害的時節。那時候，重慶人除了吃飯睡覺外，只要看到是晴天，或月明之夜，第三件事便是躲躲警報。八月卅日，天氣

是那樣晴朗，為了自己身體不很健旺，一早便去董家花園周圍各處打針，滑

桿經過黃桷壩時，已發見預行警報一個

紅三角旗凌空地高掛起了。回到南屏

村自己家裏不久，對山涼風挾木桿上已

掛起兩個紅球，鐘聲四起，警報發出了

，我馬上同了張惠蘭小姐到文峯塔下安

吉防空洞中躲避。第一批敵機在沙坪壩

下彈，第二批却在南岸董家花園山坡上

下彈，那裏離南山很近。不久，休息

球掛起了，我想：敵機已下彈南岸，決

有連來的可能，同住的汪奇柏夫人合家

從不躲避，倒很危險，應該回家勸他

們。於是，留這小鎮在李雲楨內，自己

坐了滑桿回鄉。到達大門，汪夫人便

對我說：

「炸彈聲聽得這麼多，從來沒有像

今天對山那麼響！」

「所以我回來勸你們快躲避，這太

可怕了！」

「有這許多小孩，又沒有洞，怎麼

避呢？」

原來安吉莎空洞離我家很遠，洞

時裏有入洞證方得進洞，而洞證早已售

完。事實上臨時去躲躲也不甚要緊，因

為到底在鄉下躲的人不多。

「到松榔洞裏去好了，總比在房子

裏好得多。」

「好格！」

於是我就忙上樓吃飯，未及半碗，

吉防空洞中躲避。第一批敵機在沙坪壩

下彈，第二批却在南岸董家花園山坡上

下彈，那裏離南山很近。不久，休息

球掛起了，我想：敵機已下彈南岸，決

有連來的可能，同住的汪奇柏夫人合家

從不躲避，倒很危險，應該回家勸他

們。於是，留這小鎮在李雲楨內，自己

坐了滑桿回鄉。到達大門，汪夫人便

對我說：

「噓！」「噓！」一聲，回過一

月的小白狗驚嚇得停住。

汪太太家永遠

，已壓在屋頂了！我不禁狂叫起來。

可是，剛站起，敵機又來了，二十七架

。暗想：第一次逃過了，這次怕就難逃

！好，炸死也算了！但決不要帶傷而不

死。又是一陣「噓！」「噓！」，可

怕的爆炸聲！醒了，站起來摸摸自己的

頭，知道自己還是活的，更幸一點也沒

有損傷。拖了千斤重的腳跑到後廊，第

一個便看見章劍超先生，像見到了救星

似的，馬上對他說：

「我的房子炸塌了，汪太太等都壓

在裏面，趕快派人去救呀！」

章先生還未開口，敵機又來了，忙

着逃命！接着又是六批七批，叫解除警

報已是下午四點。救了許多工人搶救，

並請鄰近紅十字醫院擔任準備着急救、

解全警報不久汪奇柏司長由城中趕

回了。他站在土堆上兩手叉腰伸個懶腰，

我們大家沒有說話，因為：我不知差說

什麼話才好安慰他。

土堆是那麼厚，下面似乎沒有壓倒

，我馬上同了張惠蘭小姐到文峯塔下安

吉防空洞中躲避。第一批敵機在沙坪壩下彈，第二批却在南岸董家花園山坡上

下彈，那裏離南山很近。不久，休息

球掛起了，我想：敵機已下彈南岸，決

有連來的可能，同住的汪奇柏夫人合家

從不躲避，倒很危險，應該回家勸他

們。於是，留這小鎮在李雲楨內，自己

坐了滑桿回鄉。到達大門，汪夫人便

對我說：

「噓！」「噓！」一聲，回過一

月的小白狗驚嚇得停住。

汪太太家永遠

，已壓在屋頂了！我不禁狂叫起來。

可是，剛站起，敵機又來了，二十七架

。暗想：第一次逃過了，這次怕就難逃

！好，炸死也算了！但決不要帶傷而不

死。又是一陣「噓！」「噓！」，可

怕的爆炸聲！醒了，站起來摸摸自己的

頭，知道自己還是活的，更幸一點也沒

有損傷。拖了千斤重的腳跑到後廊，第

一個便看見章劍超先生，像見到了救星

似的，馬上對他說：

「我的房子炸塌了，汪太太等都壓

在裏面，趕快派人去救呀！」

章先生還未開口，敵機又來了，忙

着逃命！接着又是六批七批，叫解除警

報已是下午四點。救了許多工人搶救，

並請鄰近紅十字醫院擔任準備着急救、

解全警報不久汪奇柏司長由城中趕

回了。他站在土堆上兩手叉腰伸個懶腰，

我們大家沒有說話，因為：我不知差說

什麼話才好安慰他。

土堆是那麼厚，下面似乎沒有壓倒

，我馬上跳上滑桿，

蹲在路旁樹下，抬頭看見半空中飛濺了

紙張，心裏知道這是導彈。也知道炸彈

裏面來了，果然，下面尖上有圓形的銀

色炸彈，歪斜地飛下來了，耳中一陣

的房子，並沒有選壞的人。可是，幻想

依然在幻想，你會告訴我，汪夫人和她的

一個男孩子兩個女孩子在一塊兒挖出來
都已與世長別了！汪家的奶奶和我多年
的女傭張媽在另一個地方挖出來，也早

已無用了！他們都沒有聲息，活潑潑地

在一剎那間已死於兇暴的敵機之下！

誰也起了我體弱不許我站在被炸地

方看這幕悲劇，便到松郵去休息。夜是

那麼長，精神是那麼疲倦，可是，睜了

眼睛一直等到天亮是怕敵機？是想汪家

同居情形？糊糊塗塗說不出！第二天早

上走到涼泉上，眼睛裏映着草地上六口

棺材，這每幅皆驚心慘況，我禁不住

放聲大哭了

汪太太牽頭着她的三位寶寶黎明郎

起，日發即宿。平日又十分節儉，穿的

衣服，這每幅皆驚心慘況，我禁不住

放聲大哭了

寄 紙 文

英：你知道關心我的事，所以讓我來告
訴你我們這次離開孤島的原因吧！

你當然不會忘記前年春我離開回國
時的情景。那時，你來輪埠送別，更增
加了我的憂愁！回上海，非我所願，然

模樣，吃的簡單，每到星期六或星期日
才吃點鷄，肉之類，不是因為汪司長由
城返家，於是便合家熱鬧的共餐。孩子

是那麼活潑可愛；屋前有浴盆一只，天

雨盛滿了水，兄妹三人摺了許多紙船，

大家注視着水裏的船、「轟轟」的作了海

軍響。有時，拿了一張木梯當火車，每

人手裏拿一張白紙作爲車票，一人站在

梯梯，收到了車票才進上車。遇到雨天

。便在走廊下跳着玩，有時着棋，有時

高歌，快樂的笑聲散佈在南山一角。曾

幾何時，不復再見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

三個寶寶！更不能再見那位仁厚文雅的

賢妻良母汪夫人！

已是一週年了，汪夫人帶了三位寶

寶靜靜的在天國！

我每一念及當日的情況，熱淚便禁

不住滑落而下。我再不能寫下去了！

一年過去，我的轉學計劃又因病而

沒成事實！看看四角的人，一天天的在

消沉下去，我不禁爲我自己着急起來！

病後須要好好的療養是家人的一個擔

心，我只得再耐心的等機會！這半年的

日子，真可說是在消極中度過了！看看

校裏的同學，不是讀死書的書獃子，就

是來要一個「大學生」類的小紳士。

不是做投機的財迷，就是逛舞場的花

公子，能真實埋頭苦幹的，就直當是晨

星，就是我自己也只爲熱心在求學而

把功課看作消遣之事！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的確爲我自己擔憂！深恐我亦會去

隨波逐浪，學着消沉下去，腐化下去！

閑的一般了！處心積慮計劃的結果仍是
失敗，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嘲諷！

那時的上海，雖已成爲孤島，然而

敵人的猖獗，還因爲英美人一部份勢力

沒有消失的緣故而沒有正式的侵入租界

，所以我們便在租界的人，就沾了一點

光，少受一些氣，學校也因爲在租界上

和美國教育的名譽的緣故而仍繼續着上

課！這些事，給了我家中的人一個極好

的不讓我們內行的藉口！於是，我在上海

又留下了！

一年過去，我的轉學計劃又因病而

沒成事實！看看四角的人，一天天的在

消沉下去，我不禁爲我自己着急起來！

病後須要好好的療養是家人的一個擔

心，我只得再耐心的等機會！這半年的

日子，真可說是在消極中度過了！看看

校裏的同學，不是讀死書的書獃子，就

是來要一個「大學生」類的小紳士。

不是做投機的財迷，就是逛舞場的花

公子，能真實埋頭苦幹的，就直當是晨

星，就是我自己也只爲熱心在求學而

把功課看作消遣之事！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的確爲我自己擔憂！深恐我亦會去

隨波逐浪，學着消沉下去，腐化下去！

所以我又決心的作第二次離鄉的計劃了。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我的離情更切，因着被敵人侵入租界以後，就沒有再機託的餘地了！在租界中的人們，和在正式的倫敦一樣的失了保障，隨處都不能有意外的麻煩。找你，然而，當時上海的情形極為混亂，行動言論就得格外注意，要來內地，除了那幾個知己的朋友以外，就不敢明目張胆的去探聽消息和路線了！朋友除了寄我以同情布袋以外，也無能為力！直到一位親戚走來信告訴我詳細路線和安全消息，後，才決定積極的準備上船，家人固執的不允，使我不得不不再是秘密的行動了。

這，可說是一個最大的困難！一個人要在幾十雙眼睛監視之下做事是相當不容易！幸好那時有剛從日本回來的親戚和他底弟弟幫我的忙，才使這件事有了轉機。

說起這兩兄弟，他們因為他們父親的關係，先後的在北京進學，後來到南京，哥哥就「被派出洋」到東京，小的就在南京上了二年書！他們爲了不甘做奴隸，和父親不知吵了多少回

，他們領年記還小，一時也無法可想，要走，二人的路費就辦沒法！於是，只能等機會了！英美與矮寇開戰後，哥哥就藉口轟炸從日本跑回來，又找說着在上海讀書而不回南京去，其實，他已帶了在日本二年節省下來的幾千塊錢，在

作振翅高飛的打算了！弟弟乘機就奉上海和哥哥商談共組，又是住在我們家裏，所以也得到了他父親的允許而留在上海！他們的父親，深以爲他這幾年來給兒子的「養育」已足夠賄他們的父親的主張發生信仰，所以就毫不躊躇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兄弟倆得到了這個機會，更是高興得不可形容！又加上我和我弟弟本有如此的計劃，於是，在無形中，我們更接近了！一個人的工作有四個人來做，當然要輕鬆得多！

四月底一天的下午，我帶同了一個可靠的的消息！說五月四日有一班專送到金華的人走，贊子還有空位，這個負責的旅行社在上海有相當的歷史，而且這種機會又不多，所以，我和他們一起談，商量結果，決計在四日動身！一切手續已辦妥，我負責整理行李。而他們兄弟倆則只幫着搬東西去買旅行需要

的東西……這些，都是在秘密中進行的！

五月一日，接得通知，行期提早一天，就在這晚上，我和弟弟兩人向母親發表了決心離開的話，她老人家沒法，只得答應我們！然而，還有那二兄弟的事就沒人知道！因爲要是讓家人們知道後，就連我們自己的問題也要有影響了！他們在這時更明目張膽的爲我們送東西到旅行社去，事先佈置得相當周密，有誰知道他們在搬運他們自己的東西呢！二日晚上，我們四人和我的小弟弟，還有一位先生一起聚餐，大家還以爲是爲了送我們姊弟而請的！

三日清晨，他們倆又推說要送我們，所以也要到車站去，在中途，他們就到一個朋友家去把西裝換上了中裝，滿臉扮着生意人的樣子和我的小弟弟一起在車站「送行」了！小弟在事前有些知道，但，他亦是同情我們的！到那時，我們就打發他先回去，只說他們兄弟不能走，他們倆就先上車廂中去躲起來，接着，他們倆就先上車廂中去躲起來，我們把行李整理好後，就跑進月台，

音和她的丈夫，弟弟，還有一家人出来送我們，因為她的哥哥也在我們這行列之中！（一起有六十多人）她知道她一向就和我是知已，我也每天到她那兒去伴着她和她新生的女兒相處慣了！如姊妹似的，到分別時就不免要傷心了！又加上她很愛的哥哥，也同時的離開了她！話別時的情形，和送別就不同了！又因為我畢竟向着自由之地走，心中高興，所以也不覺得悲傷！然而，我見到了十點鐘打過，火車在遲緩地活動中才踏上了車！他們一直在月台上揮着手由到火車轉過，去才在朦朧中消失了他們的影子！

英、文四年來未能實現的願望，至

此才真實現了！滬杭路上的風景，我也

無心去欣賞！我只想到明天——明天

這時，我們就是自由的「中國人」了！才是真正的中國青年了！更真實的，却

還是我的決定給他將在無法中的倢兄弟

一個大好機會，而今居然會成功！我就

不爲自己的脫離虎口慶幸！英！譬如你能在

他們的脫離虎口慶幸！英！譬如你能在

這時當那時我被迫回滬後沒有你的鼓

勵和對我的信心引起了我的自信，那麼，我這時也許不再會給你等這封長長的信了！也許我早已被消極的惡浪捲去在毀滅的旋渦中了！英，我感謝你！祝你！遙遙地想念你底

星珍

六・卅・夜。

月夜放棹同南岸 煙燭

前人

澹月輕雲一舸來，四山如夢隱江隈。
菜聲沉靜波心蕩，此景人生能幾回，
四月二十六日卽景

前人

登樓

前人

登樓每覺青來眼，搔首頻驚白滿頭，
未老已先筋力異，追觀空憶少年遊。

重慶瘦西湖酒家題壁

杜召棠

流離萬里到巴渝，日暮臨江醉一虛。
無限鄉思明月夜，銷魂三字瘦西湖。

以答之並希敲

前人

離別江南出塞遠，風塵萬里廿餘年；
從軍我愧班超志，貨殖君追范蠡賢；
矮亂重游王母地，雁鷺來自齊雞天；
深情淡密勞相問，報答平安一幅箋。

三・秋雨

李煥庭

望穿鄉國正清秋，萬里江山萬里愁；
塞雁南征驚旅夢，胡笳北起動危樓；
悲鳴牧馬吹寒月，高臥山翁噓枕流；
定會高懸得跳起來！同時我亦得感謝你

驚天烽火空前刦，此日光陰莫浪看；
多少恩仇應記述，全憑氣節懷難難，
仰看松柏高千仞，不識人間有歲寒。

秦中詩草

鄒光昌

一、由鎮原屯字鎮騎驛渡涇

汭一水南遷涇川有懷

騎驛得得歷高原，始入平坦見粉垣；
汭東流方匯合，夫妻南渡避塵喧；肩隨
有弟逢多難，身畔無兒留古屯；（次兒
介良遷治屯字鐵）天寶杜陵傷亂世，附
頭倍念北堂萱！

二、夢漁世兄具書慰問詩

大兒其立二十初度

二十八年作

前人

長子今宵欣弱冠，閑家聚在江干，

望穿鄉國正清秋，萬里江山萬里愁；

塞雁南征驚旅夢，胡笳北起動危樓；

悲鳴牧馬吹寒月，高臥山翁噓枕流；

定會高懸得跳起來！同時我亦得感謝你

空倚闌欄僅悵落，家家煙火在心頭。

埋棄園池，第開白了少年頭！

余風

四、和秋雨原韻 蔣夢漁

歲時忽又傳中秋，客裏重逢更益愁；吳越春光誰教掉，寒鷗風雨怕丁樓；閒看蒼楓環屏秀，偏惡黃鸝出谷流；慢道眞家欣頤節，一般滋味在心頭。

七、鄉愁

前人

他鄉作客忽驚秋，烽火連天處處愁；有志從戎朝報國，無心長守怕迷濛；沙場戰死名千古，馬革裹尸第一流；驥力高心齊赴敵，相逢痛飲楚吳頭。

十、秋夜

余風

十一、和秋夜原韻 蔣夢漁

秋風吹過舊家鄉，士林恩親痛斷腸；蒼苔已老蟲聲落，殘門破瓦夜涼涼；雨後雲氣散成片，東牆紅桔色染著；待到能無家對，更晚自有淚零行。

客中漂泊此身輕，踏遍長安爲遊蹕；一夜蛩鳴不歇，千回萬轉照離愁；秦嶺東去家更遠，渭水當前不放舟；亂世人興亡雞犬，何時方得太平秋。

五、和秋雨原韻 余鳳

我個人耳不悲秋，況有新愁繾舊愁；矢志晴窗天正月，雄心大極入酒家；落花有聲飄以舞，風雲無際逐水流；夜到更深難入寐，任他點點是床頭。

八、秋雨續一首原韻 前人

沙原胡月照空寒，仰嘯長天微故難；遠山遠水如追逐，近景望斷似悲愁；獨枕未寧心狂舞，獨醉孤吟逐浪舟；舊日京華今何在，雁呼靜夜又傳秋。

六、秋夜偶成 李煥庭

前人

蓬門無事不輕開，月明窓映翠苔青；閒話桑麻忘夜半，相憶忽有樹聲來；雲封絕岫天低掛，風挽斷舟水倒流；此志長

含露輕烟半裏霏，透光入洞更稀微；關山依舊蒼松老，漁樵初夜共迷歸；幾朵黃花爭時節，誰家紅袖倚羅帷；驚心最是空中鳥，故飛撩人向我飛。

十二、和秋夜原韻 陳翰超

中原烽火連天碧，野鶯聲歇賴遲歸；萬姓從戎齊歛齒，一聲鼓角破離愁；白山黑水踏耕牧，歌浦錢塘釣舟；今夜與君共酬唱，驕虜猶憶舊中秋。

營業要目

大華銅鐵廠

營業部 重慶陝西路一六四號

製造廠

民生路 轉家院壩十號

專造保險銀箱

承辦建築器材

精細銅鐵翻砂

定鑄電氣鍋鐘

兼售大小五金

工作堅固可靠

惠顧克已歡迎

上海新民機器廠重慶工廠

出 品 :

車 床 刨 床 銑 床
鑽 床 磨 床 水 風 箱
板 邊 機 及 各 種 機 械

廠址：重慶小龍坎鎮
通訊處：重慶五四路江家巷口

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

中醫專門委員會委員

王子柳 許錫彥內科醫師
門人

寓北碚廬山路十六號

——林 桂——

大 中 機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專 製 軍 需 用 品 ◀
精 造 各 種 母 機 ◀

總經理處：桂林北極路三五號
地址：桂林北門外五樓村
電報號：八八八八號掛
電話：二五一〇

駐渝辦事處：重慶四五四路江家巷口

合作五金製造公司

鋼鐵材料

公路工具

軍需器材

各種元鐵

厚薄扁鐵

粗模子鋼

如蒙賜顧

設 車床 刨床 銑床
備 衡床 拉車 泡光
電鍍 噴漆 翻沙
冷作 鍛鐵
彈子鎖 門鎖 抽屜鎖
拉手 醫療器械
紗廠 五金

承製軍用五金

廠址：重慶小龍坎天星橋十號
發行所：重慶五四路江家巷口

復昌鐵號

經營

竭誠歡迎

千廝門外紙鹽河街三十九號